杜詩 第八

園林
果實
池沼
舟楫
橋梁
筵飲

文章
書畫
音樂
器用
食物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五

園林 果實附 古詩三首 律詩二十四首

樂遊園歌 [公自註] 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朱] 曰按西京記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大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上巳重陽士女於此祓禊登高車馬塡塞朝士詞人賦詩翼日傳於京師 [補] 曰唐志德宗時李泌請癈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卽是前此以正月晦日爲節也

樂遊古園崒森爽 [illegible] 曰崒昨沒切山高皃 烟綿碧草萋

蔓長〔洙〕曰謝靈運詩蔓蔓春草繁公子華筵勢最高〔趙〕勢字似
無見秦川對酒平如掌〔夢弼〕曰秦川即興平縣地去長安城西八十五
里秦地皆高唯此寬平好眺望公子指賀蘭
揚長史華筵勢最高謂置酒於原上遠眺秦
川如掌然也〔洙〕曰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
〔趙〕曰長生木瓢則木瓢脩長而生者蓋用之
以酌則殆為真率也〔夢弼〕曰昔盧茂欽遇仙
女霞玉欲諧匹偶奈因緣未就霞玉恐茂欽
降人間不能逃生死遂以長生木瓢與之曰
飲此可以延年也鄴中記長生木
八九月生花色白子赤大如橡子更調鞍馬
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
〔夢弼〕曰芙蓉園魏文帝所開園有池種蓮其
中芙蓉即蓮花雷霆謂奏樂之聲唐玄宗開

元時築夾城自大明宮至曲江芙蓉園佼即
天子來幸之儀也時甫與楊長史更調鞍馬
挈榼特壺迤邐醉遊芙蓉夾
城歷覩古迹故言及此也**閶闔晴開詄蕩**
蕩詄一作映【朱】日漢禮樂志遊閶闔觀玉臺
應邵日閶闔天門也又天門開詄蕩蕩如
淳日詄讀如迭詄蕩蕩天體輕清之狀【夢弼】
日玄宗每遊幸從閶闔門列鼓吹車從直至
樂遊園貴妃帶諸嬪御珠翠狼籍于**曲江翠**
道故宮門開敞與樂遊相映帶也
幕排銀牓牓【蘇】日姚萇張翠帝繡簾掛金篆銀
【朱】日晉潘尼洛水詩翠幕映洛
渭沈炯林屋館記崑**拂水低回舞袖翻**【夢弼】
崙平圃銀牓相輝日楊
脩許昌宮賦**緣雲清切歌聲上**。【趙】姽約有態
晻曖低回【夢弼】日曹
植言華閣緣雲此稱歌聲清切耳列子秦青
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西京雜記高

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後宮齊唱聲入雲霄【夢圖】曰秦號二夫人皆設翠幕排銀傍侍天子宴賞以至歌聲清切舞袖低回一時之樂傳爲盛事也

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

只一作即【夢圖】曰甫遊此悲感當年之樂罷爲此日之憂風物已非舊時華麗但觀碧草萋萋黍離之作與同意也

數莖白髮那拋得

【希】曰南史鬱林王記齊高帝笑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鑷

百罰深盃亦不辭

【批】語逹自別○【蘇】曰桑乂在江摠席上曰推夾盃百罰吾亦不辭

聖朝已知賤士醜

【夢圖】曰醜謂過惡也【朱】曰揚子曰秦之士也賤陸機云玄冕無醜士

一物自荷皇天慈

【朱】曰江淹賦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

自詠詩〔批〕每誦此結不自甚吾嘗墮淚於此〔趙〕曰蒼茫荒寂貌〔夢弼〕曰一物生育皆天之賜甫論房琯不宜罷見黜得不誅丞以遂餘生皆天子寬慈之賜甫以過惡歸已不怨朝廷貶黜之罪自傷年老無所依皈至於獨立池上詠詩遣懷其情爲可憫也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鶴〕曰詩云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當是大曆元年作

三伏適已過〔洙〕曰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王彪之井賦三伏焦暑亢陽重授驕陽化爲霖〔夢弼〕曰驕陽旱也雨三日爲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坼〔師〕曰自此句以下叙阻雨舟破飛泥不可濟故思皈也崚岸復萬尋

筒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批】恐泥憂用佇立東城
隅悵望高飛禽【補】曰此言望瀼西而阻於渡涉恨無羽翼以飛去也草
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夔註】曰崑崙玄圃蓋仙神所居甫以草堂
比玄圃崑崙遠而不可致以阻雨故也昏渾衣裳外【批】昏渾語生曠
絕同層陰園甘長成時【夔註】曰蜀都賦戶有橘柚之園三寸
如黃金【夔註】曰按集夔州即事詩有曰三寸黃甘猶自青是也諸侯舊
上計厥貢傾千林【夔註】曰謂諸侯上計簿于天子以甘爲貢也【鶴】曰按
唐志夔州貢柑橘諸侯謂夔守也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
客居暫封殖【補】曰甘可用入貢以奉至尊非不貴也而邦人反不足爲重者

無他苦於豪吏之侵奪故耳郭人既不重之惟客居尚可封植也[夢弼]曰左傳昭公二年季武子曰敢不封殖此樹

日夜偶瑤琴[批]本不常著適得故實虛徐

五株態側塞煩胷襟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嶇嶔[夢弼]曰嶇嶔于切嶔驅音切甫阻雨不得歸故鄉欲得兩脚輟止杖藜出嶇嶔而歸乎甘林也[洙]曰謝靈運池上詩舉目眺嶇嶔

條流數翠實[夢弼]曰數所主切計也謂計其甘之實也

偃息歸碧潯[夢弼]曰潯徐心切謂拔乎潯而卧也

拂拭烏皮几[趙]曰謝眺詠烏皮隱几詩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

喜聞樵牧音[蘇]曰郄詵數日山行喜聞樵語牧唱詵盡五年塵土暍背欣然倚驂臨水久之而去矣[夢弼]曰張景暘詩杖策循岸側時聞樵牧音

令兒快搔背[蘇]曰

袁安臥負暄頹簷頗覺和暢四肢舒展令兒搔背甚快人意

脫我頭上簪 [夢弼]曰甫欲得歸瀼西拂烏几而听櫛妝之音脫簪搔背豈不快入意也哉以其阻雨未得歸故思之也

甘林 [鶴]曰詩云捨舟越西岡必是自東屯登瀼西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然詩中言貸豆實送王畿以添軍旅之用蓋大曆三年吐蕃寇近畿子儀屯涇陽京師戒嚴故又云戎馬何時稀是秋公居東屯

捨舟越西岡 [朱]曰謝靈運詩舍舟眺迥渚

入林解我衣 [夢弼]曰甫寓居荊楚有甘林可入解衣以自適也

青芻適馬性 [夢弼]曰謂解馬以就芻非獨人適其性馬亦適其性也

好鳥知人歸 [修可]曰曹子建詩好

烏鳴高枝【夢弼】曰謂鳥亦認主人而喜也晨光映遠峀【洙】曰陶潛辭晨光熹微謝玄暉詩窻中列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荊扉【洙】曰荊扉柴甘也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洙】曰莊子藜藿不糝未肯羨輕肥【洙】曰子路願肥馬衣輕裘【□】曰梁資隱嵩山不仕友人勉仕養妻子不致寒虜貧日小君甘與吾爭歲同仕老未肯羨輕肥友人貿輒而退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趙】曰莊子兹日予動吾天機主自然也【夢弼】曰遲暮謂晚年年老爲客不便故喜爲荊扉動適所欲無違吾山野之性雖甘藜藿亦不羨輕裘肥馬蓋以喧靜出處之不同隨人性之所樂也勿矜朱門是陋與白屋非【洙】曰郭景純詩朱門何足榮未

若托蓬萊蕭望之傳周公致白屋之士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

依時危賦歛數【夢弼】曰數邑角切【鶴】曰按舊史大曆元年閏十月丁未百

寮上表以軍興急於糧餉請納職田以助貴十二月勅諸州科斂百姓致戶口凋弊二年

三月又稅青苗地田命御史府差使徵之可見賦斂之數脫粟為爾揮【洙】曰

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此言民雖困賦斂猶能致意於賓客故曰可依也相攜

行豆田秋花靄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

畿【趙】曰言豆雖結實而長老者不得喫也盡添軍旅用迫此公

家威【川】責豆助軍詩人有過甚者然足以戒○【洙】曰言賦歛煩重而民無餘貲迫此

公家威在上者苛急也主人長跪辭【夢弼】曰古詩長跪問故夫戎馬

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夢弼】曰數所矩切計也

勸其死王命慎勿遠奮飛【洙】曰詩不能奮飛【夢弼】曰下民怨憤故甫勉以忠義而死王命莫若鳥奮飛而遠遁此亦汝墳忠於君之意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鶴】曰鄭駙馬即潛曜韋曲地名在長安公贈韋七贊善詩云杜陵韋曲未央前是也今詩云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又云白髮好禁春當是乾元元年春作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趙】曰古詩云蕭蕭愁殺人淥樽須盡日【[illegible]】曰淥龍王切本作醁美酒也【[illegible]】曰沈休文詩憂來命淥樽白髮好禁春○禁或作傷【[illegible]】反覆有味【[illegible]】曰禁居吟切勝也不角鉤衣破

趙曰石角石菱角也藤枝刺眼新枝一作蘿刺七亦切穿也趙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洙曰劉巖隱逸不仕常著緇衣小烏巾師曰甫意欲卜居植竹以怡情也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夔曰畦奚圭切菜圃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師曰託言猶在仕途未能拂衣林下也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顔趙曰言城中多風塵徒催人老耳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趙曰尚欲留連之意夔曰薄暮言衰老之年公意欲與駙馬於暮年俱還政以自養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趙曰東方朔曰

傳寶太后曰日回輿在路臨妾山林應邵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山故言山

林【鶴】曰天寶九載秋七月乙亥置廣文館於國子監而鄭虔首膺博士之命則

詩當在天寶十二載作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世】便自流動○【趙】曰橋在長安萬年縣郭外之西南

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洙】曰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

谷口舊相得【夢弼】曰谷口鄭子真與王鳳有舊以子真比廣文也

濠梁同見招【洙】曰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夢弼】曰濠梁以莊惠喻甫之陪廣文也

平生為幽興【夢弼】曰為于偽切

未惜馬蹄遙【鄭】曰蘇慱招杜領曰山家酒香雞肥君子不惜道長馬蹄遙遠可訪蓬華慰此拳拳耳

百頭風潭上千章夏木清【批】看起兩句境○【補】日潭當是賡運潭在萬年縣【趙】日漢食貨志木千章註大材日章早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膾香芹碧澗羹【洙】日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趙】日碧澗皆狀物之語而薛公補遺以爲地名名偶同耳非是飜疑柂樓底【□】日柂徒可切正船木也晚飯越中行【批】字字形容○【□】日越地盛有芹魚行船中多蔥芹鱠魚故云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趙】日戎王子說者以爲花名義固然矣又言別月支是必月支之物【□】日月支西域國何將軍嘗征西域禽其王子歸朝傳其地花草數種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匝一作接漢使

徒空到【趙】曰張騫於西域止發胡桃石榴首蓿而不移此所謂戎王子是爲徒空到矣神農竟不知【趙】曰神農不知謂本草不載此花也露翻兼雨打【音】曰打徒挺切擊也開拆漸離披漸一作日【批】吾讀此再四感歎甚多以其首尾備至故也○【趙】曰宋玉云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

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鄭】曰渦爲禾切水回也【朱】曰碾渦碾碹間水渦漩也藤蔓曲藏蛇【批】藏一作垂又極幽

僻詞賦工無益無一作何【趙】曰公時爲布衣故云山林跡未除【趙】曰言我之蹤跡不久在山林也盡捻書籍賣【批】子美因羨何林之趣至欲賣書結茅甚形容其志願也○【鄭】曰捻正作拈如兼切廣韻指取物也【趙】曰王叔

文嗜酒家貧常挾祖父所蓄書籍賣酬酒價【希】曰公以奏賦止令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又止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故云詞賦雖工而無益旅次之久安得不捻書籍賣以爲山林之資

來問爾東家【[illegible]】曰鄭原列傳曰原遊學詣孫崧崧曰君鄉里鄭君學者之摸範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君爲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爲東家丘以僕爲西家愚夫耶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illegible]】剩水謂引江作池殘山謂破石作洞○【[illegible]】曰殘山謂假山也滄江碣石山木之雄者也言何將軍山林之樂分得滄江碣石之真趣也【鶴】曰漢武紀至碣石註此石著海旁碣特立之貌

綠垂風折筍

紅綻雨肥梅【補注】苕溪曰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

靡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親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絕妙古今至於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銀甲彈箏用[illegible]日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卸以銀作指甲取其有聲

金魚換酒來魚一作盤[illegible]五字足以狀其好事而貪亦可見以客故貪○[illegible]日阮孚爲常侍以金貂換酒

興移無灑掃[illegible]五字自真隨意坐蒼苔[illegible]日鄭子真得酒以巵盞篭籠隨意所在藉芳草快飲[illegible]日此尤見其野逸之興

風磴吹陰雪[illegible]日磴丁鄧切石橙之道也雲門吼瀑泉[illegible]日瀑薄報切又蒲木切瀑布水流也[illegible]日雲門謂雲擁翼山門

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緜[illegible]一作得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

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illegible]日淳朴者太古之世也以其山野

乃淳朴處也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夢弼】曰本草茵蔯經冬不死因舊而生故名【蘇】曰東方朔好食蘭以酣鹽拌之同茵蔯蘭牙食之人皆笑之朔自若脆添生菜美【趙】曰生菜非一美而得茵蔯春藕愈添其美也陰益食簞凉【趙】曰言鋪食簞於棘樹之下陰益其凉也謂之益則山中已凉矣野鶴清晨出出一作至山精白日藏【趙】各一趣○【夢弼】曰言地痺也元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趙】曰過古禾切經也走馬定昆池【趙】曰皆何將軍山林所經過之處【希】曰安樂公主請昆明池爲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

醉把青荷葉【師】曰青荷葉酒杯也【鮑】曰李膺醉手常把青荷葉爲扇障日

狂遺白接䍦【師】曰白接䍦巾也晉書山簡每出遊多之習氏園池置酒輒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昜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

刺船思郢客【夢】曰刺七亦切穿也郢楚都也楚人善操舟晉山濤詩刺船蓮花浦郢客思遨遊

解水乞吳兒【洙】曰乞丘既切與也吳兒善泅【趙】曰南人謂北人爲傖父北人謂南人爲吳兒皆常語也

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批】言外亦具世變

醒酒微風入【批】倒語意懶

聽詩

青夜分絺衣挂薜蘿薜【□】曰薜比激切凉月白紛紛【□】不之○【趙】曰白紛紛言其在薜蘿之間如此也蘿薜者藤蘿蒖薜荔也
幽意忽不愜【夢弼】曰謂欲歸也【蘇】曰嵇彥不愜幽意忽然出山【趙】曰脂使世說云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意思甚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住一作注【□】水自無住但出何氏林便覺境別如此景是妙意○【夢弼】曰求住言水欲住也回首白雲多一作雜花多自笑燈前舞誰憐
醉後歌衹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夢弼】曰顔延年詩朋好雲雨乖

○重過何氏五首【鶴】曰前詩云千章夏木清又云綠垂風折笋紅

綻雨肥梅皆是言夏初景物今詩云花
妥鶯捎蝶溪喧獺趂魚又云春風啜茗
時則是春作前既以爲天寶十
二載作則此宜是十三載春也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夢弼】曰東橋第五
橋也訊者問以言
也褚炫詩問訊南巷士【趙】曰言欲重過
主人所以託爲問訊其竹而報許之也

還命駕【趙】曰倒衣爲聞報而欲往急
命駕也倒衣如詩顛倒衣裳

倒衣高枕乃

吾廬【師】謂得其報書即顛倒而前既至便如
吾廬高枕而卧寫意圓美○【陳】曰主人
無問故客至則安之若吾
廬也陶潛詩吾亦愛吾廬

花妥鶯捎蝶溪喧

獺趂魚【師】此與蜻蜓立釣絲閑趣畫景兩極
自然○【夢弼】曰妥吐火切【趙】曰句法
則花枝安妥之際有鶯捎掠於蝶溪聲喧沸
之中獺趂魚也【師】曰花妥言花閑靜也捎欲

捎取之花無情而鸚有情溪無意而獺有意静中有動意古人立語多如此[新添]曰由禮正義云妥下也又引庾氏云妥頽下之貌蘇氏謂關中之人謂落爲妥是之

重来休沐地[師]曰休沐言此可以休歇爲湯沐之所**真作野人居**[洙]猶晋盧也○[趙]曰言野人居則幽静可知

山雨樽仍在[彦輔]曰詩人張詠與人遊山飲宴值雨酒肴散失惟存樽甁

沙沈榻未移[趙]曰樽與榻皆前日之所設樽在而榻未移又見將軍之好客

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夢弼]曰犬迎客鴉恐犬害其子故護之此十字句法也

雲薄翠微寺[夢弼]曰翠微寺在終南山之上本太和宫也

天清皇子陂[夢弼]曰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陂北原上有秦葬皇子塚

故因以名之向來幽興極步屣過東籬

落日平臺上[洙]曰梁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世俗云平臺[趙]曰平臺應是平穩之臺別無他義舊註非是春風

啜茗時石欄斜點筆[趙]曰置硯於石欄之上也桐葉坐題

詩[趙]曰題詩於桐葉之上[蘇]曰黃藏好詩酒幽居得句家無紙即摘桐葉題之句法膾炙人口好事者常以毫楮遺之翡翠鳴衣桁[夢弼]曰桁下浪切橫木也沈約詩日色下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一作自逢今日興

來往亦無期[夢弼]曰言平臺上地僻靜翡翠蜻蜓皆馴自今幽興已熟是以

來往無期刻也[蘇]曰謝敦往來既相熟相見亦無定期間暇即造門

頗怪朝參懶[洙]曰欒於安間故懶於朝參朝參謂朝參謁[希]曰自唐以來有朝入參之名應恥野趣長而抛金鑻甲苔臥綠沉槍[修可]曰甲言金鑻謂以金線連鎖之也鎗言綠沉謂以綠色之物沉漆其柄也甲拋於雨槍臥於苔有以見將軍偃而不用倦於朝參也[鄭]曰甲名金鑻槍名綠沉各以其名言不好為精對也[蘇]曰李廣云金鑻甲未可輕拋朝庭尚憂西北手自移蒲柳[修可]曰蒲柳楊也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趙]白日不待夜夢而見○[洙]曰陶潛高臥北窗自以為羲皇上人[趙]曰言白日則有雍容閑暇不盡之意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師】日判年半年也蹉跎暮

容色【洙】日蹉跎差跌也暮容衰暮也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

祿日一祿路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

然【補】日言未霑微祿此爲布衣時也公方三十九歲冬方獻三賦次年方召試得官故

此言斯遊恐不遂其意也

。園【鶴】日詩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飧當是大曆二年夏居瀼溪時作故詩文

云碧溪搖艇闊

仲夏多流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洙】日何遜

京口詩云碧溪水色閑搖艇頗舟子朱果爛枝繁始爲江山靜

[師]曰爲于僞切終陌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飧[趙]曰媚宜也左傳盤飧加璧[夢弼]曰飧音孫熟食也

小園[鶴]曰園即瀼西果園詩云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頹沙當是大曆二年在瀼西作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洙]倒句鐍異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頹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寒雨朝行視園樹[鶴]曰詩云散騎未知雲閣處帝猿僻在楚山隅當是在夔州作然謂之視園樹而詩中又言桃李梔子紅椒丹橘黃甘則

是瀼西之園地也詩必作於大曆二年冬

柴門雜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趙曰江南種橘江北成枳則知甘橘惟楚地之所有耳江上今朝寒雨歇籬中秀色畫屏紆中秀一作邊新桃蹊李徑年雖故洙曰李廣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爲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來往不絶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懐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梔子紅椒艷色殊色一作復鏁石藤梢元自落夢弼曰古詩翠藤纏石起到天松骨見來枯夢弼曰張錡詩長松欲倚天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蔕辭枝不重蘇枝一作柯夢弼曰重儲用切

愛日恩光蒙借貸[希]曰左傳冬日可愛文選丘淹上書吳王借以恩光

清霜殺氣得憂虞[洙]曰釋名云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趙]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

衰顔動覓藜床坐[洙]曰管寧家貧爲坐藜床欲穿學不倦[曼卿]曰英雄記向詡晚病嘗坐藜床

緩步仍須竹杖扶[洙]曰費長房投竹杖於葛陂化龍而去

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洙]曰潘安仁秋興賦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趙]曰今公以别無官署故言未知雲閣處止在猿啼之地耳

將别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趙]曰果園四十畝而公直舉以贈人此一段美事而古今未嘗揄揚公之美良

可歎也【鶴】曰題云將別巫峽又詩云正月喧鶯末茲晨放鷁初當是大曆三年正月作

蒼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洙】曰海賦萍流而蓬轉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園念携鋤正月喧鶯末茲辰放鷁初【洙】曰司馬相如賦浮文鷁揚桂枻註鷁水鳥畫其象於舟首以厭水怪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託贈卿家有【批】謂卿家所有更贈君此意尤厚因歌野興踈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樵漁【批】語自可念

○謀小堅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
移林三首[鶴]曰詩云背堂貧僻遠在野與請深云云寒水光難定秋
山響易哀當是大曆二年在夔西作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夢弼]曰鉏與鋤同背堂資
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求敵[洙]曰詩雉鳴求其牡[趙]曰
雉性強而善鬬江猿應獨吟[趙]曰應平聲以鉏斫果林荒穢淨其枝蔓則猿
來少應有獨吟而已洩雲高不去[夢弼]曰洩以制切舒散貌陸機雲賦雖彌
天其末淺隱几亦無心[illegible]貧防應不論洩雲突兀甚解不得○[洙]曰莊子東
郭子綦隱几答然似喪其耦註言心形兩忘也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

落封泥 封一作成〔[illegible]〕亦眼前人所不到○〔洙〕日以泥封其接技也 薄俗防

人面 人一作狸〔[illegible]〕日使人面獸心之義舊引左氏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止是面之不

同於防字無義 全身學馬蹄 〔[illegible]〕馬蹄亦得大意○〔趙〕日莊子馬蹄可以踐霜

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吟詩坐迴首 一坐

作重 隨意葛巾低 〔[illegible]〕自晝

籬弱門何向 〔趙〕日言籬觸處損壞門無定向也 沙虛岸只摧

只一作自〔[illegible]〕字意宛轉 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 〔[illegible]〕幽趣宛

密 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 〔洙〕日

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 倚杖更徘徊 [蘇]曰陶侃每見山水佳麗之地莫不怡然倚杖徘徊至興罷則已

果實 古詩一首 律詩十一首

園人送瓜 [夔]曰時柏公鎮夔遣送官園中瓜也[鶴]曰詩云栢公鎭夔國正是公爲栢都督作謝上表者大曆元年夏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 [夔]曰南地多炎瘴瓜宜早熟今亦不早與北地無異 栢公鎭夔國滯務茲一掃 [鶴]曰滯務茲一掃言新政之敏也 食新先戰士 [趙]曰成十年傳桑田巫言晉侯不食新矣逸曰食新嘗新也[夔]曰謂嘗新而先與戰士少分甘美其能恤乎兵也 共少及

溪老【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老甫自稱傾筐蒲鴿青【夢弼】曰鴿音合
切【師】曰瓜色之青如蒲鴿蒲鴿狸首皆瓜名也滿眼顏色好竹竿接
嵌竇【鄭】曰嵌丘銜切【師】曰嵌竇巖泉也引注來鳥道【師】曰鳥道乃飛
鳥之道高貌浮沉亂水玉【洙】曰魏文帝浮甘瓜於清泉赤松子服水玉【希】
曰山海經云堂庭之山多水玉注水精也【夢弼】曰夔俗無井以竹簡相接引巖泉於屈曲
鳥道之間遂以瓜侵其中或沉或浮如水玉然愛惜如芝草【趙】芝草又不切
重韻【夢弼】曰甫病渴得瓜甚喜愛之如芝草也晉嵇康甘瓜賦三芝瓜處一焉落刃
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張】曰謝玄暉詩殘翻
似秋蒂仍看小童抱一作飽【夢弼】曰謂可以戲小兒也東陵跡

蕪絶楚漢休征討蕪一作無【夢弼】曰昔秦亂東陵侯邵平避地長安栽東種瓜自給楚項籍漢高祖討秦之亂自楚漢罷兵之後東陵瓜絶無有人能繼其美也

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趙】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云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耶【師】曰草草辛苦貌【夢弼】曰今園人非故日之東陵侯避地以自給然能種此瓜抑何勤耶

詣徐卿覓果子栽【鶴】曰公嘗為徐卿賦二子歌即其人也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洙】曰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制為美石以標奇麗李十五種內有綠李石筍街中却歸去【洙】曰成都石筍街果園坊裏為求來【鶴】曰果園

坊乃徐卿所居處

。甘園

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頃園青雲著葉密 蓋一作著

白雪避花繁 〔洙〕曰郭璞柑贊花染繁霜葉鮮翠蓋〔趙〕曰本言密葉如雲白花如雪而變其語云雲蓋雪避乃公新奇之句

結子隨邊使開筒近

至尊 〔洙〕曰蜀柑歲入貢〔蘇〕曰隨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黃柑即以蠟亍其蒂用筠筒盛封之使不泄香氣

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夢弼〕曰此甫自託意也

解悶五首 同作于二首五首見文章門二首見絕句〔鶴〕曰一辭故國

十經秋當是大曆元年在夔作

一辭故國十經秋[illegible]曰自大曆二年逆數至乾元元年凡十年矣

每見秋瓜憶故丘一作侯[illegible]曰邵平種瓜長安東門公長安人故感秋瓜而懷故鄉也

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瓜一作素[illegible]今鄭秘監審[illegible]因瓜憶鄭審為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皆詞人風流跌蕩之態亦多類此○[illegible]曰瓜州金陵之別號鄭審乃公故人也[illegible]曰言鄭必有瓜州之命或曾守瓜州故云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illegible]曰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數千里味色未變至京師

炎方每續朱

櫻獻【註】日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薦寢廟註云即櫻桃也今云續朱櫻獻則亦南方之所貢也

玉座應悲白露團【註】櫻桃薦廟荔枝鐙之故有霜露之感但語慘然尚可睨○【註】日謝玄暉詩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註】日唐史遺事云乾元初明皇幸蜀回嶺南進荔枝上感念楊妃不覺悲慟

憶過瀘戎摘荔枝【註】日蜀中惟瀘戎二州產荔枝

青楓隱映石逕逶迤京華應見無顏色一作京中舊見君顏色【註】日君昔言荔枝也

紅顆酸甜只自知【註】謂色變○【註】日蜀荔枝譜云廣南及梓夔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其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閩中之下品

翠瓜碧李沉玉甃有【註】日王甃井也魏文帝書云浮甘瓜於清泉沉朱

李於寒水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
物娟娟長遠生[illegible]兩語兩意○【趙】曰比物指言荔枝也可憐先與荔枝不
異枝蔓他處所有而此物長於遠地娟娟然生所以歎異之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蒲一作浦不熟丹宮滿玉壺[illegible]曰
此篇山谷云亦貢荔枝之什蜀都賦側生荔枝江蒲則自戎僰而下側以部爲蒲今官私
契約皆然因以押韻丹宮神仙之宮以比禁苑玉壺珍貴之器以言至尊之奉惟其不熟
丹宮不蒲玉壺所以求之於遠也【夢弼】曰蜀都賦節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眼側生荔
枝布綠葉之蔓蔓結朱實之離離
雲壑布衣鮐背死[illegible]曰鮐堂來
切魚名詩行葦黃耇鮐背註言老人背有鮐文也後漢和帝記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

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諫遂罷山谷曰雲凝布衣臨武長唐羌上書諫荔枝也勞人害馬翠眉須洙曰入一作生害一作重翠眉謂妃子也

夢弼曰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驛號夜傳送至京師味猶未變當是時布衣賢士不能搜訪召至於老死山谷之間貴妃須荔枝之故乃勞人害馬力求於數千里之外子美所以作是詩也

、題桃樹趙曰此非止因桃而題其所懷蓋含仁民愛物之心與夫過亂喜治之意蘇曰當是廣德二年自閬州歸成都時作故云天下車書正一家謂吐蕃與朝義之亂已息

小逕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夢弼曰謂舊堂

小徑從來不斜今五桃遮掩之已若畫圖矣鮑照行路難中庭五株樹一株先作花

高秋捴餧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趙曰言其至秋時盡熟皆以分餧貧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仍是滿眠則望復結實矣此其爲仁民之心乎

簾戶每宜通乳鷰洙曰乳燕燕雛也謝玄暉詩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

兒童莫信打慈鵶洙曰鵶有慈孝之名以其授哺反哺也趙曰於簾户則通乳燕之往來而不信任兒童妾亂打慈鵶非有愛物之心而何

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此不可解不必解○洙曰中庸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趙曰告羣盜以天下一家天庶其無妄動也非過亂喜治之意乎後漢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耶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牢以小罪殺之呂母怨牢傾家貲

密與客以報仇合衆至數千呂毋自稱將軍執宰斬之羣盜之起由於呂毋此非寡妻羣盜之謂乎【夢弼】曰甫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羣盜何暇如是故曰非今日乃往年天下事書混一時也此甫厭亂思治之意也

○豎子至【鶴】曰詩云豎子即阿段公嘗遣同女奴阿稽往問刈稻及有示獠奴段者猶今之小奚當是大曆二年作

樝梨且綴碧且一作纔【夢弼】曰樝莊加切風土記梨屬內堅而香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㮈香【希】曰㮈有二種潘岳賦所謂二柰曜丹白之色也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欲寄江湖客欲寄一作款栊提攜日月長【趙】曰豎子所摘來之熟㮈

正欲寄遠而道路
長阻費時日也

、野人送朱櫻【鶴】曰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當是在成都作從舊次爲寶應元年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
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
省【夢弼】曰甫乾元元年時在左掖退朝擎出大明宮【修可】曰唐李綽
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夢弼】曰大明宮唐東內金盤
玉筯無由認此日嘗新任轉蓬【洙】曰食貨志社問嘗新李
適傳云天子夏宴蒲萄園賜宰相學士朱櫻金盤玉筯謂賜時所用之器也【夢弼】曰公自

言流落如蓬之隨風任其轉徙也【補註】詩眼云老杜此詩前四句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宅入艱難不能發耳至於後四句其感與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遒麗韓退之亦有謝賜櫻桃詩學老杜所作然搜求事迹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蕭八明府寔處覓桃栽

【鶴】曰詩云春前爲送浣花村當是闌年詩上元元年作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而公是年夏已送嚴武至綿州因避亂於梓閬矣此必經營草堂垂就時求之不然亦是上元二年歲下作考公廣德二年歸草堂有題桃樹詩云五株桃樹亦從遮則雖覓百根而不果栽也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

裏雖無數【夢弼】日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滿縣種桃李人號日河陽一縣花今公以河陽比蕭明府所治之邑也濯錦江邊未滿園

池沼律詩九首

。秋日寄題鄭臨湖上亭三首【鶴】日鄭監即鄭審湖亭在峽州而公在夔故云寄題當是大曆元年作

碧草違春意【洙】日別賦春草碧色流湘萬里秋【洙】日流湘二水名池要山簡馬【夢弼】日要與邀同月靜庾公樓【批】上句拙

○【洙】日晉山簡庾亮事並見前註磨滅餘篇翰【批】此篇字與一篇同故自

好○**蘇**曰吳湖曰一代風流磨滅殆盡惟有餘篇遺翰氣熠熠然**平生一釣**
舟 趙曰此兩句公自言也夢弼曰牛僧孺閑居文放談鋒於風月寄生涯於釣舟 **高**
唐寒浪減 減一作 **髣髴識昭丘** 夢弼曰謂高唐峽水入東而浪
減則可以行故能髣髴望昭丘而識之荊州圖記當陽縣東南有楚昭王墓王粲登樓賦
西接昭丘是也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
避雲蘿 趙曰既開竹徑則其逕顯豁豈是隱避於雲蘿之間乎 **官序潘**
生拙 洙曰晉潘岳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僕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
進階再免一除各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命抑亦拙者之效也夢弼曰潘生所

以比鄭監蓋言其材氣可以超遷而上如潘生之拙也**才名賈誼多**洙曰漢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夢弼曰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子也**捨舟應卜**

地鄰接意如何趙曰公欲往江陵故有鄰接之問

暫住蓬萊閣住一作阻**終為江海人**趙曰鄭為秘書監即漢之東觀後漢東觀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今鄭君退居斯江海之人矣

希曰謝靈運憶山中行詩本為江海人

揮金應物理夢弼曰應平聲洙曰揮金出張景陽二疏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按疏廣為太傅歸鄉里數問其家所賜金餘尚有幾趣賣以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相與娛樂希曰陶淵明詩雖無揮金事濁醪聊可持**拖玉豈吾身**批兩語實甚造詣謂積而不散與老不知退者皆非

下句更好幾不可解而甚有味○陳曰潘岳西征賦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

囊貯秋蓴弱弱一作滑盃迎露菊新陳曰陶淵明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盃進壺復傾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頻頻一作辭頻杜氣象是其所長故常及之○趙曰言鄭君分我以賦詩之氣象則佳句莫也頻頻有之乎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鶴曰鄭監湖在峽州殆是公徉江陵時過峽州故遊之遂作此詩

海内文章伯陳曰唐文章三變而楊王爲之伯故子美引而用之湖邊

意緒多王樽移晚興【朱】日古歌辭上金殿酌王樽【趙】日曹子建仙人篇王樽盈桂酒桂楫帶酣歌【趙】日元帝烏栖曲日沙棠作船桂爲楫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illegible]】日鄭當時字莊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公】【白】

【[illegible]】池在府内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鶴】日當是廣德二年作前此武尹成都未嘗涉秋也凡言秋者皆是年作

湍駛風醒酒駛一作駛【鄭】日駛苦史切疾貌【朱】日謝靈運詩浩浩夕流駛船行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批】兩語皆

極洒洒坐觸鴛鴦起[illegible]曰古今註鴛鴦匹鳥也雌雄未甞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巢傾翡翠低[illegible]曰異物志翠鳥形如鷰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用以爲飾莫須驚白鷺爲伴宿青溪[趙]曰指浣花溪

○陪王漢州留杜緜州泛房公西湖[鶴]曰西湖在漢州即房琯所鑿城西池也當是公廣德元年再至漢州有此作

舊相恩追後[illegible]恩追不可解春池賞不稀[illegible]曰舊相謂房琯也琯罷相後甞爲漢州刺史[illegible]曰寶應二年琯自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闕庭分未到[illegible]分去聲舟楫有光輝[illegible]不稀光輝皆不佳○[illegible]曰指言於

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遊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爲有光輝也

豉化蓴絲熟

嚴有翼藝苑雌黃云世說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蓴羹得鹽豉尤美故子美詩豉化蓴絲熟梅聖俞詩剩將鹽豉煮紫蓴又紫豉煮蓴香味全山谷詩鹽豉欲催蓴菜熟是也作晉史者取世說之語而刪去兩字但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故人多疑之或言千里未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廣或言自洛至吳有千里之遠或言蓴羹不必鹽豉乃得其真味是皆不然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爲羹其美可敵羊酪然未可猝致故云但未下鹽豉耳子美又有別賀蘭銛詩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岷下對千里爲湖名可知酉陽雜俎酒食品亦有千里蓴

刀鳴鱠

縷飛【趙】曰潘安仁西征賦云饔人切縷鑾刀若飛　使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洙】曰漢二千石皂蓋朱轓

荅楊梓州【鶴】曰詩云悶到房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蓋謂公在漢州遇楊也當是廣德元年再至漢州時作

悶到房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洙】曰東州指梓州蓋屬東川　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趙】觧不得當是別有一時事〇【洙】曰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若共阿戎談阿戎謂王戎也渾之子【師】曰本作楊公池水頭蓋楊梓州先人嘗宇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之利在梓州青溪之西號為楊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公有應載阿戎遊之句【希】曰鑿百

頭爲農田利史忌言之而志皆不載不知師註何所本楊公作房公爲是蓋公在漢州逢楊子去守梓州也若池爲楊公池在梓州共子又從而鎮此州詩以不爾云也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鮑]曰任城縣屬兗州[錫]曰此詩公遊齊趙至兗時所作以後篇登兗州城樓詩論之當是天寶元年未改爲魯郡之前作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鮑]曰月令仲秋之月白露降遙憶舊青氈[洙]曰王獻之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偷驚走[師]曰甫悲秋而

思故鄉故有是句

。溪上【鶴】曰詩云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當是大曆二年秋在瀼西作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右茗生迮地茗一作苔迮一作㵐【鄭】曰迮側格切迫也秋竹隱疏花塞俗人無井【洙】曰峽俗多引泉或貧水以自給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夔】【趙】曰使所吏切從命者時復問京華【洙】曰心未嘗忘王室也【蘇】曰王粲曰聞江西有使者船至煩問洛陽消耗

舟檝　律詩十二首

。故船【鶴】曰詩云送客蒼溪縣文云黃知楄抽來當是廣德元年秋閬州作

送客蒼溪縣[鮑]曰唐志蒼溪縣屬閬州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趙]曰孟浩然詩為多山水樂頗作泛舟行執亦相似葛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霑巾是也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鮑]曰言行舟端多景物如畫雖速而不速也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美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一大依羣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

艷曲二首【鶴】曰詩云競將明媚景偷眼豔陽天當是廣德元年春作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闊舞衣前【洙】曰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爲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剥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義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

玉袖淩風並金壺隱浪偏【羅】曰玉袖如霍光傳所謂玉衣子虛賦所謂王綫蓋以玉爲飾也【夢弼】曰梁簡詠內人詩風吹玉袖香

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一作年【趙】曰公言佳人自

衒其美色偷眼瞻視春光以爭相勝之
意鮑明遠詩菡晨自爲美當避艷陽年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舊】曰前漢
元帝紀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
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臣瓚曰度曲謂
歌絲更授其吹謂之度曲雲鬟儼分行【夢弼】曰行
【[illegible]】曰古詩度曲翠眉低
戶郎切列也古今樂錄賣曲
歌花釵芙蓉髻雙鬟如浮雲立馬千山暮迴
舟一水香【批評】
曰攜妓不必稱此留語後人○【夢】
曰述異記香水在并州香山其
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有香水使君自有
池俗云西施浴處又呼爲脂粉塘
婦莫學野鴛鴦【修可】曰古樂府羅敷作陌上
桑之歌云秦氏有美女自名
爲羅敷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
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時

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補註】室中語一日有坐客問公曰全用古人一句可乎公曰然如杜少陵詩云使君自有婦而無車馬喧之類是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鶴】曰謂之陪諸貴公子則是在長安丈八溝意是天寶元年韋堅所通之漕渠當是天寶十三載舊史大曆元年九月京兆尹奏開漕渠入苑濶八尺深一丈渠成上御安福門以觀之豈素有是渠至是又開歟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趙】曰簡文帝晚景納涼詩荷淨月應來公子調氷水佳人雪藕絲【蒼舒】曰家語黍以雪桃註雪拭也【夢弼】曰雪謂洗也朱超采蓮詩摘

除蓮上葉拖出藕中絲徐彥詩折藕絲能脆抽荷葉正圓片雲頭上黑應

是雨催詩【趙】曰蓋戲言也東坡嘗使云颯颯催詩白雨來【夢弼】曰雲欲雨當速歸而詩未成則嘗欲爲雨以催之矣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急一作惡越女紅裙濕

燕姬翠黛愁【洙】曰越多美女西施越女也【趙】曰枚乘七發越女侍側鮑明遠舞鶴賦燕姬色沮

纜侵堤柳繫【趙】曰蓋急雨當避進舟於岸傍故侵提柳而繫纜也

幔卷浪花浮歸路飜蕭颯陂塘五月秋【趙】曰必稱月者以當五月炎天而遂成秋蓋公句法也

○泛江【[illegible]】曰詩云長日容杯酒深江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當是

廣德二年春在閬州作

方舟不用檝希曰酈食其傳曰方舟而下師古曰方併也夢弼曰謂並舡而隨流也極目總無波夢弼曰謂風定也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蘇曰言江花色淨如綺羅也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夢弼曰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鶴曰王使君即王閬州也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當是廣德二年正月晦日作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

鳥隨舟〔補注〕驗字俗後四句同結束多紅粉〔夢弼〕曰謂有妓也古詩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歡娛恨白頭〔夢弼〕曰公自謂也〔蘇〕曰陳苑曰青春風物雖好歡娛獨恨白頭翁不得馳逐五陵年少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添一作禁〔夢弼〕曰時景遷彩已盡不得不愁也有徑金沙軟〔夢弼〕曰蜀都賦金沙銀礫註永昌有水出金如沙在沙中王子年拾遺傳平沙千里色如金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夢弼〕曰裴子野雲詩栖葉如連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坐錦繡香〔補注〕曰言花如錦繡而有香也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進艇【補注】曰詩云南京久客耕南畝則當並蔕芙蓉本自雙謂之久客又云
是上元二年作
南京久客耕南畝【趙】曰明皇幸蜀號成都爲南京置尹比兩都北
望傷神坐北窓坐一作卧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
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蔕芙蓉本
自雙【趙】亦觀物自得之意反語如此○【夢弼】曰物理好偶出乎自然兒甫於老妻稚
子手茗飲蔗漿携所有瓷甖無謝玉爲缸【[illegible]】曰羊
爵之浪陽伽藍記彭城王勰戲謂王肅曰明日顏我爲君設郛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
號茗飲爲酪奴【洙】曰宋王招魂濡鼈炮羔有蔗漿些鄒陽酒賦醪釀既成綠瓷既啓

城西陂泛舟[鶴]曰城西陂即渼陂也公與源少府宴渼陂詩云爲愛西陂好金錢罄一飡即此陂也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長安詩內

青蛾皓齒在樓船[夢弼]曰青蛾謂眉也宋玉笛賦啓朱脣耀皓齒漢武秋風詞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笛短簫悲遠天[夢弼]曰江揔梅花落詩橫笛短簫淒復切誰知栢梁聲不絕春風自信牙檣動[批]佳處○[洙]曰庾信賦鐵軸牙檣宋曰船檣首如牙[夢弼]曰檣帆柱也古詩象牙作帆檣遲日徐看錦纜牽[洙]曰吳甘寧以錦纜牽船[夢弼]曰隋煬帝錦纜龍舟魚吹細浪搖歌扇[望]曰歌扇所以揜口遮羞也燕蹴飛花落舞筵[夢弼]曰蹴子六切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

那邊酒如泉【補註】曰按方言揖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擢謂之槳

○覆舟二首【鶴】曰詩云巫峽盤渦曉當是大曆元年秋在夔州作【夢弼】曰此詩諷玄宗好神仙黔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燒煉之用而使者乃沉其舟也

巫峽盤渦曉【[illegible]】曰江賦衝巫峽以迅激又盤渦欲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illegible]】曰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翠羽共沉舟【[illegible]】曰洛神賦或拾翠羽雒陽書積羽沉舟羈使空斜影○【[illegible]】斜字得【[illegible]】曰羈旅也【趙】曰此寫出押船使者船覆而無聊之意龍居閟積流【趙】曰罪流之爲孽也世言覆船之物多爲龍宮之所聚耳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

鷗【朱】曰言其能涸爾

竹宫時望拜【朱】曰前漢禮樂志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昏祀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皆肅然動心焉【趙】曰詳味此篇盖因祠享而貢物也

桂館或求仙【朱】曰郊祀志武帝時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師古曰飛廉桂館二館名

姹女凌波日【鶴】曰姹陟駕切【夢弼】曰寓言神女之降也漢真人大丹訣姹女隱在丹砂中註姹女真汞也又有道家四象論西方庚辛金淑女之異名故姹女黄婆嬰兒之號【朱】曰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神光照夜年【趙】曰所謂神光如流星是已此四句祀神而神降之

徒聞斬蛟劒【夢弼】曰謂恨無劒以斬蛟也【朱】曰呂氏春秋荆人佽

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無復夔犀船**幾沒佽飛拔劍斬蛟乃得濟

〔夔〕日謂覆其舟也晉溫嶠宿牛渚磯下夔犀以照水怪須臾見奇形異狀者**使者**

隨秋色追追獨上天〔趙〕言船已覆矣空隨秋色而去猶前斜字無聊之意此舟必嘗是求藥方士之類●〔趙〕日上天以言見帝也然使者之情爲可嗟矣

橋梁律詩三首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鶴〕日梁權道編此詩在寶應元年成都作然後有詩題云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則橋不在成都詩亦不在成都作甚明當是上元二年冬在

蜀州作

伐木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来通【夢弼】曰褰裳謂揭衣也詩褰裳涉溱

天寒白鶴歸華表【趙】曰橋前二柱曰華表柱昔有白鶴集於柱上有云有鳥有鳥丁令威三千年吾其歸

日落青龍見水中【陳】曰橋影落水中如青龍【夢弼】曰朝野僉載趙州石橋甚工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河則天時黙啜破趙州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卧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

顧我老非題柱客【洙】曰成都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復過此橋

知君才是濟川功【洙】曰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合歡却笑千年事【趙】如此下合歡字驅石誰曉頗疑其誤

何時到海東【趙】曰言與賓客落橋之成而歡飲因笑往事之勞徒驅石以下海也【朱】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蔡興宗正異云合觀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笑驅石之誕諸本皆訛作歡非也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朱】曰謝惠連詩輟棄共駢筵並坐相招邀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趙】曰見橋成而翻悲何也蓋橋所以通往來公流落旅寓而不能歸此其所以悲也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迴 鶴曰時高適守蜀州而攝成都故云自成都按九域志成都在蜀州之東故詩中云橋東待使君又知公是詩在蜀州作此詩同上篇上元二年作

向来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竹揔擬橋東待使君 夢弼曰此以郭伋比高使君也後漢郭伋爲并州牧始至行部有兒童數百騎竹馬道次迎拜日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燕飲 古詩七首 律詩二十首

醉時歌 公自註 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師曰按虔本傳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在官貧約甚澹如也 鶴曰以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

鬢如絲當是天寶十載獻賦後上封西岳賦降恩澤送有司參列選序前疑在天寶十三載春作盖公詩云日糴太倉五升米事在十二載之秋也

諸公袞袞登臺省臺一作華**廣文先生官獨冷**洙曰袞袞言相繼而登賢不肖無所辨也趙曰明皇愛鄭虔之才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處之則爲冷官可知希曰廣文館天寶九載秋七月置世以宗正卿爲冷卿是亦冷官之意蘇曰鍾繇諸公皆登臺寺省卿唯予尚卑折下僚彥輔曰北齊王晞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洙曰甲第甲乙丙丁之次也虞子陽詩甲第如脩營謂第一宅也晉書傅咸曰今賈豎皆厭粱肉此詩傷時多無功而受祿希曰莊子先生不得飽又後漢鄭太有田四

十頭而食不足公以鄭廣文故用此意**先生有道出羲皇**【夢弼】曰羲
皇謂伏羲氏也【鮑】曰董遇曰道出羲皇之上【趙】曰暗使陶潛自謂羲皇上人也**先生**
有才過屈宋才一作文【夢弼】曰屈宋謂屈原宋玉也**德尊一代**
常轗軻【夢弼】曰轗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折軸車也一曰轗軻失志也或作
坎坷義同**名垂萬古知何用**【孫□民】曰昔人爲名蓋若畫餅充飢者也
杜言鄭名雖大無益於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
如絲【師】曰褐毛褐之衣賤者所服被褐短窄言貧約衣不掩脛也【洙】曰陶淵明詩被
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日糴太倉五升米**【師】曰日糴言無宿儲也太
倉陳腐之米其價廉賤者日食五升言食指寡足知其貧不能贍養僕妾故也【補遺】曰按古

史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
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公困於長安故
亦在日糶之數[補注]
糶他歷切市穀也
時赴鄭老同襟期[師]曰
鄭老
昔處也同襟期謂如范張雞黍之期[夢弼]曰
江淹傷友賦圖齊術而共徑豈異神而同襟
世說顧顯嘗以酒勸周顗顗不受因移勸柱
日詎可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襟期也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
真吾師真一作直[illegible]但能痛飲即爲吾師非
謂鄭也○[illegible]曰禰衡與孔融作爾汝
交[彦輔]曰世說王孝伯云但嘗得無事痛飲
讀離騷可稱名士[illegible]曰莊子許由曰吾師
乎吾師乎[師]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得錢即
相覓杜詩云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是也
不復疑者不以妻子挈肘有嫌疑也甫與處
相善稱汝稱我索於形骸之外其相忘如此

把忘雖無少長至君處之痛飲真令甫北面不可不屈服也故曰真吾師也清夜
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一作簷前細雨燈花落【夢】
【[illegible]】曰沉沉言人寂也人寂雨細寧不發動酒興耶簷花簷前之花因夜雨而落也宋援曰
陸倕贈僚友詩敖文永請夜應璩書曰酌彼春酒【趙】曰劉邈詩簷花初照月但覺
高歌有鬼神【師】曰言聲幽怨也【蘇】曰吳肅酔發耳熟洁歌春風疑有鬼神所
助焉知餓死填溝壑【洙】曰前漢朱買臣妻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
汲黯傳臣自以為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洙】曰司馬相如傳文君奔
相如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罏相如身著犢鼻褌與庸僕雜作滌器於
市中師古曰滌灑也器食器也賤役也子雲識字終投閣【洙】曰劉棻

常從雄學作奇字王莽立棻以獻符命被流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

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陳】曰陶潛爲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野命篇曰歸去來【註】曰史記子胥曰猶石田無所用註石田不可耕言此亦陶潛三徑就荒之意也

儒術於我何有哉【陳】曰莊子帝力何有於我哉

孔丘盜跖俱塵埃【蘇】曰崔祥曰男兒當壯即往儒術於我焉有所損哉阮兢曰孔丘盜跖今爲塵埃人生不樂胡爲解憂【孝輔】曰子美之意以謂至聖大惡同歸於盡而已

不須聞此意慘愴【[illegible]】曰慘七感切戚也愴楚亮切傷也

生前

相遇且銜盃【補注】慽○開闔動盪讀之至老不厭　不
【趙】曰劉伶云銜盃嗽醪【師】
曰虔雖貧尚有磽田可耕有茅屋可居何必
效子雲仕於亂世以速投閣之禍儒術遇
用武之際不足負恃如孔子號爲眞儒終不
遇老死于行盜跖橫行天下膾食人肝其善
惡雖不同而死朽化爲塵埃則一人生天地
間浮名浮利皆不足慕要之終歸一死生前
相遇且以酒同遣適其他不
足慘愴區區然以爲憂也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鶴】曰梁權道
云至德二載
賊中作然詩中無陷賊之意似是天寶
十五載正月朔日是時方討祿山所以
只云惡聞戰鼓悲若京師已陷身在城
中不應詩中無一語及之豈能快意於
酒復簡薛華之詩而自詩歌詠如此
詩曰頹吹野水添金盃在城南故云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批〕第能此起不患辭窮○〔夢弼〕曰孟子萬章其交也以道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補注〕曰尚書正月上日註上日朔日也故玉燭寶典以正月一日爲上日〔師古〕曰上日謂日出時也故下有日落風來之句思芳草歎無花可賞也故繼有移遠梅之句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夢弼〕曰東南地暖梅花早開西北地寒故開晚是以思醉於梅花也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夢弼〕曰詩清酒百壺謝靈運鄴中詩副君命飲讌歡娛寫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夢弼〕曰惡烏路切急觴為緩憂心擣〔夢弼〕曰急觴者謂以鳥羽致之酒上羽沉則罰以示

其急歛甫以憂心如擣藉急觴能寬其憂也謝靈運擬王粲詩哀歌動梁塵急觴盪幽默劉琨荅盧諶詩實消我憂憂急用緩【洙】曰詩小弁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少年努力縱談笑

【洙】曰樂府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看我形容已枯槁

【洙】曰漁父篇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

【新添】曰盧蒙見江揔文歎曰格老詞麗非後生輩所到

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

【批】此老歌行之妙有不自知其所至者○【夢弼】曰南部新書李白山東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俗謂蜀人非也

何劉沈謝力未工

【洙】曰梁何遜八歲能詩賦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編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又劉孝綽七歲能屬

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咸誦諷傳寫流聞絶域又沈約傳謝玄暉善爲詩任彦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過也

才兼鮑照愁絶倒

修可曰宋景公筆録曰今人多誤以鮑照爲鮑昭李商隱詩有肥烹鮑照葵之句昔金陵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蓋武后名照唐人讀照爲昭爾　夢弼曰鮑昭字明遠善詩有集行于世美薛華善歌詩

洙曰五子見之當愁絶而倒地矣　趙曰晉衛玠談道平子絶倒

諸生頗盡新知樂

洙曰少司命云樂莫樂兮新相樂知

萬事終傷不自保

可哀

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桮

蘇曰阮籍與人野飲酒盡與未盡籍曰焉得東風吹野水添此壷使金杯不空耶

如澠之酒常快意

洙曰左傳有酒如澠

亦知窮愁安在哉

夢弼曰使

酒多如澠常得快意庶可以消窮愁也

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批】豪俠○【釋】曰陳歙曰古人白骨遍野雨生苺苔在生胡不飲【[illegible]】日人生遇酒則笑樂不可不飲而令心哀也按集有秋雨歎云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是時兵革擾攘愁氣濃積秋雨久作饑莩盈野甫今對酒思憶苦雨之灾秋井爲之頹塌如何當此時不飲而尚令心哀者耶

飲中八仙歌

【[illegible]】日按唐史李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傲放不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修可】日蔡絛云此歌重疊用韻古無其體當賀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illegible]浙人不喜騎馬而喜乘船杜蓋嘲之○[illegible]日唐文苑傳賀知章會稽人少以文詞知名爲太常博士性放曠善諧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晚年尤加縱誕自號四明狂客[illegible]日阮咸醉騎馬欹傾人皆指而笑曰箇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王祥醉憑肩輿頭不舉歸其親戚之日子眼花在井底身在水中睡亦不醒耶[illegible]日醉眼昏花若墜落於井中水底眠卧不知身世之所在此特形容其曠達之意非真然也

汝陽三斗始朝天[illegible]日汝陽王璡睿宗之孫讓皇帝憲之子[illegible]日唐史拾遺汝陽王璡嘗於明皇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朝天言朝天子也[illegible]日北齊王諭好飲一日帝召諭諭曰待此三斗盡方去見帝帝聞笑之

道逢麴車口流涎

【夢弼】曰麴車載麴車也嗜酒故逢麴車則口
流涎麴車與下句移封酒泉皆非實事特託
言之耳按魏文帝曰蒲桃釀酒甘
於麴蘖米逢之固足以流涎咽唾
恨不移封
向酒泉【洙】曰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泉
味如酒故曰酒泉【蘇】曰郭弘漢帝甚
寵顧一日見帝帝曰欲封卿郡邑何地好引
好飲對曰若封酒泉郡實出望外帝笑果封
酒泉郡王【趙】曰言恨不移封酒泉急
見麴車而口流涎戲其好飲之
左相日興
費萬錢【鶴】曰唐書李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
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
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丞相後爲李林
甫陰中罷政自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
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夢弼】曰言日
興費萬錢者如晉何曾日食萬錢謂每日之
興便如
此也
飲如長鯨吸百川【夢弼】曰言其飲之
之多乃所以戲之

也崔豹古今註鯨大魚也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曰阮嗣宗飲如長鯨之吸百川語若豕王㫚【□】曰按史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今公云日與費萬錢豈是專爲醉已之資蓋餉客之用俱出於此

銜盃樂聖稱避賢避一作世容齋三筆云杜子美八仙歌銜盃樂聖稱避賢正用適之詩語今所行本誤以爲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曰酒有請有濁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樂聖言樂聖人也【夢弼】曰酒德頌擎罌承糟銜盃漱醪

宗之蕭灑美少年【□】曰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夢弼】曰何遜詩長安美少年

舉觴白眼望青天【夢弼】曰言宗之以酒笑傲青天睨造化如小兒耳【□】曰晉阮籍能爲青白眼見賢士青其眼見庸士白其

眼皎如玉樹臨風前【趙】曰皎如玉樹言姿質潔白美丈夫也【洙】曰晉
謝玄荅叔父安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
於庭階耳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
葭倚玉樹蘇晉長齋繡佛前【修可】曰蘇晉遊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
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
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蓋
彌勒佛即布袋和尚也常於市中飲酒食猪首時人無識之者醉中往往愛
逃禪【夢弼】曰逃禪謂逃去而禪坐耳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
市上酒家眠【夢弼】曰李白傳字太白山東人天寶初客會稽與道士吳筠隱
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亟朝
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
飲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亍召
白已於酒肆醉矣召入宮人以水洒面即令

秉筆頭之成十餘章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
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遊江湖後醉死宣城

天子呼來不上船 [illegible]日唐范傳正作白墓
碑日玄宗泛白蓮池召李
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蜀人
謂衣領爲船也[illegible]日不上船不即時上船以
其醉也杜贈李白日　龍
舟移棹晚蓋謂此爾

自稱臣是酒中仙 [illegible]日
賀知章日此天
上謫仙人也

張旭三盃草聖傳 [illegible]日此
以張芝此
張旭也吳郡張旭善草書每飲醉輒草書孛
叫狂走揮筆大叫或以頭濡墨而書醒後自
以爲神時人號爲張顛自言始見公主擔夫
爭道而得其意觀公孫太娘舞劍而得其神
後後漢張芝字伯英善
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脫帽露頂王公前 [illegible][illegible]
日張旭爲人酒禿脫帽則露其頂此所以戲
之也胡母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彞

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月阮逸排户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户外脫衣露頭於狗竇
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敢耳必我孟相也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
揮毫落紙如雲煙【[illegible]】曰潘岳楊荆州誄動翰如飛落紙如雲焦遂
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illegible]】不倫不理各極其平生
極其醉趣古無此體無此妙謂爲八仙甚稱八篇近之吾意復如題畫人目一二語集之
戍歌像其醉中矢口而成便見隹趣苐難爲拘檢者道耳○【師】曰唐史拾遺云焦遂口吃
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詰如注射時目爲酒吃【補註】詩人玉屑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二十
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所時論詩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不嫌於重用
韻也按子美此詩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爲題則是一歌也此歌首尾於船字韻中押未嘗

曑別韻則非分爲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况於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沈浮亂水玉變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一篇押二草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盡雄雋志必在騰騫一篇押二騫字也子美詩如此類甚多雖然子美非搰意爲此者蓋有所本也按文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一篇押二促字也王仲宣從軍詩曰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也古人詩自有體格

註子美亦從古人之作耳其餘詩人如此疊押韻者多不可具舉意到即押耳奚獨於飮中八仙歌而致恠邪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蘇〕曰嚴武也甫與武世舊故入

蜀依之新書言甫結廬成都浣花里與田畯野老相押[鶴]曰此詩當是寶應元年春社作所謂泥飲者非飲於泥淖之中乃其醉如泥耳梁權道編在於廣德二年非詩云拾遺能住否則是未爲參謀時奏爲參謀在二年冬春夏間也

步屧隨春風禹稱曰屧草屨也隨春風謂放步也[趙]曰南史袁粲爲丹陽尹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村村自花柳**[洪]語有天趣政爾苦索不能及○[蘇]曰鮑明遠行樂篇村村花柳好[補注]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詩云古墻猶竹色虛

閑自松聲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夢弼】曰新尹謂嚴武也武以是年正月方來尹成都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洙】曰謂籍民丁爲兵也名在飛騎籍【洙】曰飛騎軍名【趙】曰曹子建白馬篇名編壯士籍長番歲時久【洙】曰長番猶長在直也言無更代也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夢弼】曰放營農謂放歸農耕使之營生也救衰朽謂子弟得奉養其長上之衰老者也差科死則已【鄭】曰差楚皆切簡也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洙】曰社祭所以祈農事也【趙】曰左傳鄭子產大爲社拾遺能住否【夢弼】曰甫時授左拾遺叫婦開

大瓶盆中爲吾取〔夢弼〕曰爲于僞切感此氣揚揚〔史記〕曰晏子爲齊相其御者意氣揚揚甚自得也須知風化首〔洙〕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語多雖雜亂〔夢弼〕曰陶淵明詩父老雜亂言說尹終在口〔夢弼〕曰田父邀甫與社飲甫感其氣義激揚遂從之然其人說及嚴尹之德終不輟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希〕曰陶詩云但覔梨與栗欲起時被肘〔洙〕曰言屢爲掣肘〔蘇〕曰孔文舉就里人飲夜深而歸家人責其遲曰欲命駕數數被肘工部一世偉人造語深得要妙胷中無國子監者不可讀其詩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洙〕曰舉止無度不可責禮法也月出遮我

留仍嗔問升斗【蘇】曰何憙以春秋知名海內累詔不仕嗜酒每飲不問升斗俱盡醉中猶長裒貶人皆欽服其量【希】曰晉陸納謂桓温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正可三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鶴】曰詩云三更風起寒浪湧又云無使霜露霑人衣當是寶應元年十一月公至通泉時作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洙】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爲太丘長世說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紹袁公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

孤往者嘗爲鄭令正行此事不知御家君父
何師元方曰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不師周公
〔夢弼〕曰此以美姚公之爲政也　邑中上客有柱史〔夢弼〕曰柱史美王侍
御執筆立柱下記言動者也昔老聃嘗爲周柱下史　多暇日陪驄馬遊
〔夢弼〕曰多暇謂公庭無事也以王侍御比桓典也桓典爲侍御史常乘驄馬　東山
高頂羅珍羞〔[illegible]〕曰晉謝安雖貴而東山之志不謝　下顧城郭消
我憂〔[illegible]〕曰王粲登樓賦聊假日以銷憂　清江白日落欲盡復
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哀中流〔[illegible]〕曰漢武秋風辭懷
佳人兮不能忘横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　妙舞逶
迤夜未休〔[illegible]〕曰逶迤即委蛇　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

低昂如有求[illegible]曰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曰自此已上旣陳宴樂之興
遂於末章有警戒之意自三更風起寒浪湧以下皆警戒之辭三更風起寒
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illegible]曰西京賦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滿
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illegible]曰左思詠史詩
顧謂四座賓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
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illegible]曰此言樂極
則悲來也[illegible]曰此倣謝希逸月賦曰月旣
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
微霜霑人衣[illegible]曰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蓋臨淵之訓不可違也況醉而言歸則不
至伐德歡會之情豈有終極但君子能節之
以禮則無咎詩人多以霜露喻禮霜露之霑

物犯之則濡禮犯之則汚
故云無使霜露霑人衣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夢弼】曰唐史湖城縣屬虢州地有鼎湖即黃帝鑄鼎于此也【趙】曰公背冬涉春出潼關東征洛陽道而史不書豈以公事行耶【鶴】曰詩云疾風吹塵暗河縣指河南也當是乾元元年自遊東都作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夢弼】曰河縣乃河陽也集有石濠吏詩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謂郭子儀李光弼與賊相拒於河陽疾風吹塵言屯兵所在風揚塵土河縣為之暗而不見人也【洙】曰管子道途揚塵十步不相

見也湖城城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
劉顥為地主【趙】曰左傳地主致餼言人爲地之主也懶迴鞭轡
成高宴【蘇】曰宋宗聆見三齊遂成高臺之宴請談如玉屑落金盤使人懶回鞭轡
繼燭飛王餽劉侯歡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
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趙】曰淮南子曰
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illegible]】曰是年九月庚寅九節度兵
代賊安慶緒于鄴故云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窻素月垂
文綵天開地裂長安陌【[illegible]】曰長安乃西京言土地開拓也江賦
噉則地裂豁若天開三輔黃圖長安九衢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illegible]】曰

時盜賊充斥而肅宗理兵議收復也[illegible]曰句法學謝惠連詩春生鳩鵲樓[夢弼]曰洛陽乃東都言殺氣盡而和氣生也

豈知驅車復同軌[洙]曰書同文車同軌

[夢弼]曰謂收復兩京而車書混同也

可惜刻漏隨更箭[洙]曰陸左公新漏刻銘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夢弼]曰甫喜飲歎惜夜短明日分飛也

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一作霰[洙]曰張衡古別離曲云雞鳴連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兮線相顧不能止

鄭駙馬宅宴洞中[鶴]曰按鄭潛曜尚明皇臨晉公主而廣文學士虔之姪也史稱潛曜有孝行又按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公與潛曜有舊天寶四載間嘗爲作皇甫淑妃碑詳此詩在其先後也

主家陰洞細煙霧洙曰公主家也陰洞幽洞也留客夏簟青琅玕夢弼曰琅玕石之似玉者此謂簟之色有如琅玕之青也希曰本草琅玕有數種是琉璃之類且琅玕五色青者爲勝洙曰江淹賦夏簟清兮晝不寐春酒盃濃琥珀薄洙曰琥珀是千年茯苓所化言酒色如琥珀也夢弼曰琥珀玉屬此言以琥珀爲盃也前漢罽賓國出珊瑚琥珀琉璃琅玕冰漿椀碧碼瑙寒洙曰陸機苦寒行渴飲堅冰漿鄭曰碼音馬腦乃老切石次玉夢弼曰古樂府湘東王曰惺中清酒碼碯鍾夢弼曰此言以碼碯爲椀也甫有渴病故喜有冰漿也魏文帝碼碯勒賦序碼碯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因以名悮疑茅堂過江麓堂一作屋已入風磴霾雲端夢弼曰磴丁鄧切磴道也言其

石磴之高也梁冀大起第舍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選鮑明遠詩既類風磴復象天井〔洙〕曰陸士衡詩飛陛躡雲端

自是秦樓壓鄭谷〔趙〕如此秦樓鄭谷亦是劇見○〔洙〕曰秦樓以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得仙故曰秦樓鄭谷以鄭子眞耕於谷口故曰鄭谷〔夢弼〕曰谷口乍駙馬第也

時聞雜佩聲珊珊〔洙〕曰孔子入見衛靈公夫人南子自絺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師〕曰指公主之環佩也

○崔駙馬山亭宴集〔鶴〕曰玄宗二十九女唯晉國公主下嫁崔惠童咸宜公主下嫁崔嵩而會要云高都公主下降裴惠童雖晉國始封高都貞元元年徙封晉國而崔與裴爲異此詩未辨與誰

蕭史幽樓地林間踏鳳毛鳳一作鳥〔補〕曰蕭史娶秦女弄玉故

以比崔駙馬踏鳳毛謂蕭史與弄玉同跨彩鸞而去即吹簫隨鳳去之意也洑流何處入【[illegible]】日洑房六切洄流也海賦潮波汨起迴洑萬里亂石閉門高【[illegible]】日皆言其幽棲客醉揮金椀【[illegible]】日揮者棄也客既醉遂以金椀與之【[illegible]】日戴嵩詩揮金留客坐詩成得繡袍【[illegible]】日李白外傳云白對明皇撰樂府新詞得宮錦袍【補】日唐武后使東方虬宋之問賦詩詩先成者得錦袍淸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illegible]】日香醪酒也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illegible]】日詩云燃臍鄜郭敗指祿山死則是此詩在至德二載作蓋祿山以是年正月爲安慶緒所弒公是時陷賊中而鄭駙馬池臺在河南新安縣不聞公陷賊時至東都豈張

敦儒拘拘諸官於東都時公以陷賊亦暫
拘東都故得與鄭虔相遇而同飲詩所
以有握節漢臣回之句期祿
山死後皆可以全身而歸也
不謂生戎馬【洙】曰老子戎馬生於郊何知共酒盃【趙】咄咄不
一燃臍郿塢敗【洙】曰漢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城及呂布殺卓
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其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師】曰此言祿
山伏誅也握節漢臣回【洙】曰蘇武仗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十九年
而還【師】曰此言鄭自賊歸也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鶴】曰
言爲憂患所困而心已無物矣故云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
登臺【趙】是是○【師】曰乃寫言剖懷也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

來補註曰晉阮咸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居道之北以二阮比其叔姪也留連

春夜舞留連一作醉留淚落強徘徊

陪李金吾花下飲補註曰詩云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當在長安作金吾李嗣業也天寶十四載春作

勝地初相引補註曰世說任誕篇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徐行

得自娛見輕吹鳥毳補註曰毳充芮切細毛也言走見金吾骨輕似吹鳥毛之輕爽也或謂此甫謙辭也按劉向說苑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樂之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隨意

數花鬚[趙]取其不經意卽事描寫如拂石吹絜之類武人重客往往盡與○[鄭]曰數所矩切計也[蘇]曰王逸少居山陰日凭欄黙數花鬚或摘撚咀嗅怡然自若人莫識其意[夢弼]曰言遲留飲於花下而數其鬚蘂也

細草稱偏坐[夢弼]曰亦飲酒闌珊而偏坐於細草之上不思起也

香醪懶再沽[蘇]曰張超曰香醪遍盡吾懶再沽煩爾輩與吾去取

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洙]曰漢制金吾將軍主徼巡京師[夢弼]曰酒懶再沽恐飲而醉歸晚而犯金吾夜禁之令此所以戲金吾也

○宴胡侍御書堂[公自註]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歸字韻[鶴]曰胡侍御書堂必在京南故詩云江湖春欲暮當是大曆三年三月作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闇闇書籍滿輕輕花絮飛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洙]曰楊雄作長楊賦籍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師]曰指言李尚書鄭秘監胡侍御皆翰林之手也末句言文星亦然今夜文星動[夢弼]曰晉書天文志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吾儕醉不歸[洙]曰左傳吾儕小人儕等也詩不醉無歸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

絕句[舊]曰同上篇一時作

湖上林風相與清上一作水殘樽下馬復同傾[批]甚得當日之意〇[蘇]曰阮孚居汶上嵇述往別歛至夜分散明日述下馬叩門曰殘樽可彭

手遂醉酣揮鞭而去其真率如此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註】曰趙典傳大儀鶴髮註白髮也嚴有翼藝苑雌黃云遮莫蓋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簪纓元微之詩從茲罷馳騖遮莫寸陰斜東坡詩芒鞋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皆用此語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遊字【註】曰津亭在峽州即前詩所謂縣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蓋在轉眄拂宜都之後也故詩又云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按唐志峽州本治下牢戍又有

夷陵縣有下牢鎮當是大曆三年十月作

北斗三更席批如何舂得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須多酒明星惜此筵[illegible]日夜將盡而曉則明星行暗矣於是筵終爲可惜也始知雲雨峽[illegible]日高唐賦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朝爲行雲暮爲行雨忽盡下牢邊[illegible]日下牢地名也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illegible]日通泉縣名屬梓州當是寶應元年冬十一月公至通泉時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複斜異方同宴賞何處

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爲家 蘇曰阮宣飄流往來人間居止何地曰得醉處即爲家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鶴曰詩云江湖墮清月當是在荆南作梁權道編在公安詩内然均不出大曆三年秋王使君當是閑居邑中故云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 [illegible]曰漢主入關諸將多逃蕭何獨追韓信晉謝安高卧東山爲蒼生起 吾徒自飄泊世事各艱難逆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 意一作思 不才甘朽質 洙曰楊惲書材行朽穢文質無所底 高卧豈泥蟠 洙曰揚子龍蟠于泥 [illegible]曰

所以自
謙也
况愛客霜鬢留歡卜夜闌[illegible]曰左傳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顔戎馬今何地[illegible]曰古詩
戎馬遍九州鄉園猶在山在一作舊江湖憶清月酩酊
任扶還[illegible]曰嵇康常醉人扶還家古詩日但[illegible][illegible]酩酊[illegible]自別人扶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illegible]曰唐志戎州本犍爲郡與嘉州皆
犍爲地也公以永泰元年五月去成都之嘉戎此詩云輕紅擘荔枝當是其年
六月作
勝絶驚身老情忘發興奇[illegible]曰破頭已對言勝韓絶矣而驚見

在之身則老情雖忘矣而發所對之與則奇也座從歌妓密【夢弼】曰西京賦
促中堂之密座樂任主人為【批】今人雖褻語不能道無肯然故○【夢弼】曰樂
音洛謂歡樂之事一任主人爲之也重碧拈春酒【夢弼】曰拈魚兼切指取物
也【趙】曰拈舊本作酤非元稹元日詩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然則
拈酒乃唐人之語也【洙】曰曹子建七啓云春清縹酒註縹深碧色輕紅擘荔
枝擘一作酌又作掌【批】亦風韻○山谷曰拈春酒擘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爲樂者也【蘇】
曰李充閩中行云劈荔枝濕輕紅酌竹葉艷深綠王愷見而奇之【趙】曰荔子雖有數種而
膜皆帶粉紅山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子綠廖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盃重碧色快
擘千顆輕紅肌【鶴】曰山谷在戎州有廖致平送綠荔枝詩云誰能同此絕勝味唯有老杜

東樓詩謂此詩也【希】曰唐志戎州貢荔枝煎九域志戎州有荔枝園樓高欲愁

思橫笛未休吹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批】何等語夜宴崔十三

評事韋少府姪三首【鶴】曰詩云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又星落黃姑諸秋辭白帝城當是大曆二年在夔作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批】一時謂諸客然合今夕言之則語病

萬里故鄉情【蘇】曰梁里起故園萬里之情

星落黃姑渚【蘇】曰蜀記黃惠女下巫峽聞兒江及悲泣累日而止於木謂世號其地曰黃姑渚【趙】曰或謂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

也乃俗聲之轉爾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朱]曰月賦升素質之悠悠悄悄憶京華[朱]曰陸雲春來客思酷憶京華世事悄悄可憂也

清動盃中物[朱]曰陶淵明詩天運苟如此且盡盃中物高隨海上查[夏詳]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不眠瞻白兔[朱]曰劉孝綽月詩攢柯半玉蟾植叢映玉兔拾遺記玄洲之南以水精爲月刻瑤爲兔百過

落烏紗[朱]曰烏紗帽也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illegible]扶踈曲折自不容無聽歌

鷩白鬢笑舞拓秋窓[夢弼]曰拓他各切手推物也樽蟻添

相續有[illegible]樽蟻疊酒又不成語○[本]曰釋名酒泛齊浮蟻在上泛泛然曹子建七啓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

倒更覺片心降片一作我[illegible]曰詩我心則降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鶴]曰瑕丘本魯負瑕邑漢屬山陽郡隋開皇十三年復置爲魯郡唐復爲兗州而瑕丘爲兗上縣石門屬齊州此當是開元二十四年已後作兗與齊爲隣至兗則至齊也

秋水清無底[夢弼]曰謝宣城詩江月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

曹乘逸興〔朱〕曰漢制以曹官爲掾如宅之掾也言其有所負荷〔趙〕曰題是與劉法曹故云掾曹鞍馬去相尋一云到荒林能吏逢聯璧〔朱〕曰潘岳夏侯湛每同行人以爲連璧華遊直一金〔張詠〕曰史記註古人以一鎰爲一金一鎰三十兩也曉來橫吹好〔夢弼〕曰吹尺僞切噓也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觧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泓下亦龍吟〔批〕無可取。〔夢弼〕曰泓烏宏切下深皃〔朱〕曰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鶴〕曰鄠縣

屬京兆夏之有扈國也陂在其境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詩云瓜嚼水精寒乃是夏月之作意是時方授河西尉

應為西陂好 [夢弼]曰長安志漾陂在鄠縣西五里 金錢聲一滄 [蘇]曰隋煬帝宮娃遊揚州見菱芡曰蓋錢一滄其奢富如此 飯抄雲子白 [洙]雲子終不可解○[趙]曰雲子指言菰米飯也[補注]曰漢武內傳王母謂帝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 瓜嚼水精寒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 [趙]曰言主人苦相勸酒無計避之耳 主人情爛熳 [夢弼]曰相如上林賦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 持荅翠琅玕 [夢弼]曰琅玕喻主人投我爛熳之情意厚而且重故我作此篇什以報之也或謂主人待我情意爛熳我持此

詩當詶琅玕以荅之美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鶴曰公至江陵已是春晚此詩云棣華晴雨好綵服暮春宜正其時也當是大曆三年作

渥洼汗血種 洙曰漢武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霑朱汗沫流赭註大宛馬汗血言汗從前肩髆出如血 夢弼曰以比宋少府也

天上麒麟兒 洙曰徐陵年數歲家人携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又以比諸公也 夢弼曰

才士得神秀 洙曰孫綽賦天台山嶽之神秀

書齋閒爾為 洙閒字不可解必同字也

棣華晴雨好 洙曰常棣

之華宴兄弟之詩【夢弼】曰甫自喻也

綵服暮春宜【陳】曰老萊子斑衣【趙】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夢弼】曰美舍弟也

朋酒日歡會【洙】曰豳七月朋酒斯享两樽曰朋【蘇】曰奕朋壺助春歡會　苟

老夫今始知【師】誠齋謂此讌諸公會不見招雖至猥賤得義外意。【蘇】曰西門卓歧路荊棘人情炎京老夫今首始知矣

。**夜宴左氏莊**【鶴】曰公未得鄉貢之前游吳越下第之後游齊趙此音云詩羅聞吳詠扁舟意不忘謂因吳詩而思其地也則是在游齊趙時作未詳左氏莊在何郡舊次在遻宋之間舊莊後則左氏莊亦在河南詩是天寶二三載間作

風林纖月落【趙】是起興。【夢弼】曰纖月新月也古樂府兩頭纖纖月初生

衣露淨琴張【[illegible]】曰月落露下言夜深也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堂【洙】景語閑曠檢書燒燭短【蘇】曰韋玄每使子弟讀書或檢閱文字燒短燭燼則罷課夜常以此爲程【夢弼】曰古樂府看書恡燭滅看劍引盃長看一作說看劍一作煎茗【趙】曰東坡有云引盃看劍話偏長正使此句也

詩罷聞吳詠【蘇】曰公孫蒲寓泰中月夜聞人吳音棹歌浩然有歸心即日命駕歸矣扁舟意不忘【洙】豪縱自然結趣蕭散○【夢弼】曰言其聞吳人之詠故有扁舟五湖之趣【補注】先賢傳句踐滅吳謂范蠡曰吾將與子分國而有之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乗扁舟浮五湖終不返

王十五前閣會【鶴】曰詩云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又云病身

虛俊味當是大曆元年春作公有送王十五扶侍還黔中詩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来石上【趙】日鮠鮎詩留鈎待情人鮮鱠出江中【趙】日枚乘七發云鮮鯉之鱠鄰舍煩書札【洙】日司馬相如傳札木簡之薄小者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錄【趙】日王十五者必公之隣也肩輿強老翁【趙】日以筍輿來迎公也病身虛俊味【趙】日以病不能食而虛其俊美之味蓺苑雌黄云江朝宗言杜詩俊味亦有來處本草蒴註云此物烹爲羹極美足爲饌中之俊何幸飫兒童【趙】日饋食於公持之以歸燕及兒曹也

。獨酌【鶴】日前篇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此詩乃繼此而作獨酌即酌

濁醪也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一作蘂行蟻上枯梨【批】北人元遺山云倒蟻倒字有誤○【洙】曰行蟻行列之行【夢弼】曰蜂粘落蘂蟻上枯梨言無味也獨酌最無興味故以諭之薄劣慚真隱【洙】曰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趙】曰隱有真有假如杜淹之隱嵩山徼求利祿此所謂仕塗之捷徑耳甫以薄劣而適世故云真隱非有意於軒冕也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希哥】曰莊子曰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惟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

獨酌成詩【鶴】曰詩云醉裏從爲客又云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當

是徃鄜州迎家時作

燈花何太喜【杜】曰西京雜記云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趙】曰今公得酒獨酌而用燈事大抵取喜事而已

酒綠正相親綠一作色【夢弼】曰今將得酒對燈花喜而獨酌

醉裏從爲客【師】曰言爲客得酌且以寬釋也

詩成覺有神至淺淺者亦自脩。【夢弼】曰孔融薦禰衡於武帝曰衡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師】曰言兵戈之際儒道非可圖冨貴

昔被微官縛【夢弼】曰公時爲左拾遺也

低頭愧野人【何】曰低頭言愧而不能仰視也【蘇】曰能曠放遠傲世

不仕士大夫多枉駕過盧不問高下皆平揖
未嘗低折人目爲後輩卧龍一日部使者謁
叟少頃弟昭曰子卑賤如此如何不
深雲笑傲作此態豈不愧野人耶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五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六

文章　古詩二首　律詩十四首

夜聽許十誦詩愛而有作 [鶴]曰天寶十四載長安作許十當是居五臺學佛者故云業白出石壁

許生五臺賓 [鄭]曰五臺山名今在河北其山五巒環秀巍然俗謂之五臺山仙人之所都也

業白出石壁 [趙]曰此言許生客居五臺行業精白而出也佛經以美業爲白惡業爲黑達磨嘗曰當勤修白業 [夢弼]曰高僧傳曇鸞住汾州石壁玄中寺寺近五臺山

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 [趙]曰粲則僧粲可則慧可傳燈云正與達磨世次相接公方與許生共學性空事故云許生已業白而出吾猶

縛禪空而未脫也縛字出佛書其語曰貪著禪味是菩薩縛縛禪則不能解也夢弼曰維摩經曰以大精進攝諸解慢一心禪寂攝諸亂惡

何階子方便誘引為匹敵

夢弼曰子猜許生也此言有何因階得許子垂慈悲方便法門以為之匹敵也佛經善巧方便

離索晚相逢

夢弼曰離去聲去也索悉各反散也[illegible]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包蒙欣有擊

夢弼曰易蒙卦九二包蒙上九擊蒙

誦詩渾遊衍

渾一作混夢弼曰甫自言我離羣索居久矣無師友相漸摩今日相逢恨得之晚賴許生包函蒙昧有所叩擊是故甫欣然聽其誦詩深有開發飭衍衍者博贍之義也

四座皆辟易

夢弼曰辟與避同違也易夷益切攺也辟易者驚懼退却之義也[illegible]曰項羽傳項羽瞋目叱赤泉侯人馬俱辟易數里

應

手看擒鉤[夢弼]曰擒丁果之累之賺三切打鍛也莊子天道篇輪扁斲輪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又知北遊篇大馬之擒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譬許生能詩得於心而應於口了無差失也

清心聽鳴鏑[洙]請心語好○[鄭]曰鏑丁歷切矢鋒也[洙]曰前漢匈奴傳冒頓作鳴鏑出獵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應劭曰髐箭也左思詩邊城苦鳴鏑[夢弼]曰甫謂許生誦詩已專心致意聽之如三軍聽鳴鏑然也

精微穿溟涬[洙]曰溟亡頂切涬戶頂切又音幸[夢弼]曰溟涬謂鴻濛也謂詩思之巧妙可與鴻濛之氣相為之貫穿也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莊子在宥篇大同乎溟涬

飛動摧霹靂[師]曰霹靂雷霆之威謂詩思飄然飛動雖霹靂之威亦為摧沮

陶謝不枝梧[洙]曰陶潛謝玄暉靈運惠連之徒也

項籍傳諸將讋服莫敢枝梧贊曰小風騷共
柱爲枝斜柱爲梧今屋斜柱是也
推激【補】曰推激言歎賞之也紫鸞自超詣【本】曰紫鸞當作紫燕字之誤也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其第五馬名紫燕翠駮誰剪剔【補】皆
捶形容○【本】曰爾雅駮如馬鋸牙食虎豹管
子曰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管仲
曰意者君乘駮馬公曰然仲曰駮馬食虎豹
故疑焉【補】曰剔數層切剔也莊子馬蹄篇
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補】曰羲之一日
披襟立池上無語羊欣曰人莫知君意何也
【補】曰寥闃寂靜之義梁蕭子範直防賦何防
禁之寥闃對長夜之燕求【補】曰言許生如
紫鸞起然遠到甫如羣駮伎誰剪其鬣剔其
蹄乃有望於許生之拂拭也然許生詩有深
意惜乎當世莫能知之蓋世人蒙昧如夜之

參問誰辨黑白

贈蜀僧閭丘師兄 公自註太常博士均之孫 鶴曰詩云我住錦官城當是上元元年秋冬作故詩云粳稻卧不飜

大師銅梁秀 夢弼曰銅梁山名在合州銅梁縣地靈則人必傑大師指閭丘鍾銅梁之秀氣而生也 籍籍名家孫 夢弼曰籍籍名聲之盛也 嗚呼

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洙曰蜀都賦近則近漢炳靈世冊其英 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夢弼曰均爲太常博士英靈顯赫精爽之氣奔逸絕羣也 惟昔

武皇后 惟一作徃 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

藹雲屯 洙曰揚子雲長楊賦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陸士衡馬如雲

屯儒雅號爲才能之盛【夢弼】曰武后擢用儒雅號爲才能之盛

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趙】此語最得大意○【洙】曰謝玄暉直中書省詩紫殿肅陰陰【希】曰成帝紀行幸甘泉郊太畤神光降及紫殿【夢弼】曰均於是承詔上紫殿武后尊之不獨卿相之爲貴也

世傳閭丘筆【洙】曰閭丘文筆號爲大手

峻極逾崐崘【洙】曰詩峻極于天禹本紀崑崘高三千五百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

鳳藏丹霄暮一作充【夢弼】曰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鳳皇

龍去白水渾【洙】曰東京賦世祖龍飛白水【夢弼】曰鳳藏龍去言均之長往也

青熒雪嶺東【洙】曰西都賦琳珉青熒【洙】曰雪嶺在蜀一名太白山【夢弼】曰雪嶺即西山也

碑碣舊製存【[illegible]】曰蜀牛頭山下有閭丘均撰瑞聖寺磨崖碑嚴改書寺今改爲天寧羅漢禪院

斯文

散都邑高價越璵璠[illegible]曰均以文名當時四方碑碣多出其手[illegible]曰均之文章貴重當世其價超越乎寶玉也魏又與鍾大理書魯之璵璠價越萬金貴重都哉

晚看作者意[趙]曰郄生見王導詩嘆曰晚見作者妙意[希]曰作者指均也

妙絕與誰論[洙]曰陸韓卿賦歌能妙絕

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鶴]曰吾祖謂杜審言按本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夢弼]曰審言與均同年第進士也後山詩話云會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苕溪胡元任]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乃法家學所傳云

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夢弼]曰審言與均俱抱大材如豫章之木高凌日月深根固蔕

也述異記豫章生七年而後與衆木異 **小子思疎闊豈能達詞門** 【夢弼】曰小子甫自謂也【蘇】曰宗慤讀淵明詩撫卷歎曰小子踈略焉能達文詞之門閫使人有愧赧之心信乎一世之負儒 **窮愁一揮淚** 愁一作秋【洙】曰陸士衡詩揮淚歎疏離 **相遇即諸昆** 【夢弼】曰甫與閭丘相遇也 **我住錦官城** 【洙】曰成都記錦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 **兄居祇樹園** 【鄭】曰祗䢃毅切【洙】曰金剛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 【夢弼】曰樊乃藩籬也 **天涯歇滯雨粳稻卧不離** 【夢弼】曰粳古行切 **漂然薄遊倦始與道旅敦** 旅一作侶【夢弼】曰道旅指閭丘敦厚也來往道經閭丘所居遂謂之其情相親厚也 **景晏步脩廊**

而無車馬喧【陶】曰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

語【華嚴】曰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能使一切衆生得安穩故維摩經常以軟語眷屬不離落月如金盆捫蝨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者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閑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玆爲可貴漠漠世界黑一作空【夢弼】曰黑謂世昏暗也驅驅爭奪繁驅一作區【夢弼】曰謂祿山之亂也唯

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圓】曰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宣室志云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也

若至濁水洽然洞澈矣以三十萬易之而去【師】曰摩尼珠以喻法性圓明清淨不染塵垢甫奔走盜賊間羨閭丘不爲汚濁所累故云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夢弼】曰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鋪敘白事盡得其故迹【鶴】曰按白至德元年坐繫潯陽獄至德二載宋若思將兵赴河南道過潯陽釋囚辟爲參謀乾元元年長流夜郎而此詩云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則是在長流之後當在乾元二年秦州作

昔年有狂客【夢弼】曰賀知章字季真夷曠誕放自號四明狂客號爾謫仙人【夢弼】曰孟棨本事集曰李白自蜀至京師知章聞其名首詣之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極口號爲謫仙人又曰公非人間人豈非太白星精耶[illegible]

是辭金龜換酒盡醉而歸筆落驚風雨驚一作聞【朱】曰荅風雨言敏速也

詩成泣鬼神【趙】彼此略稱白愉適意而太白足以當之○【鮑】曰李白墓銘云

祕書監賀知章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

一朝伸【朱】曰知章言白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賜食帝爲調羹詔供奉翰

林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絶倫【朱】曰帝嘗召白爲樂章白已醉

援筆成文婉麗精巧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龍舟移棹晚【夢弼】曰明皇汎

舟于白蓮池召白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按集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正謂

此也獸錦奪袍新【夢弼】曰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今云獸錦蓋錦織成

獸文也奪字如宋之問傳武后遊龍門詔從臣賦詩東方虯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

獻后覽之嗟賞更棄袍以賜白日來深殿【夢弼】曰李陽冰草堂集序天寶
中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置于金鑾殿青雲滿後
塵【夢弼】曰言士大夫多居其後蓋白之驟遷也【補註】曰青雲起於足下遍滿後車之塵
也乞歸優詔許【洙】曰白爲高力士所譖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
賜金放還遇我宿心親【夢弼】曰甫與白有夙契故遇之相親厚也白生於長
安元年辛丑甫生於開元元年癸丑白長甫十二年【趙】曰公詩集中屢與白詩交情可見
矣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夢弼】曰言白初蒙寵眷今被讒
辱是故欲隱以全其身也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洙】曰嗜好
也揚雄家貧嗜酒醉舞梁園夜【夢弼】曰太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乃梁門

故地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是也行歌泗水春【夢弼】曰言白昔
與甫同遊山東也【洙】曰孔子行歌於泗水之上泗水今泗濱是也才高心不
展【夢弼】曰言其才大而難用也道屈善無鄰【批】十字可謂善無鄰最切
當⊕【夢弼】曰言其道否而不遇也處士禰衡俊【夢弼】曰言白之後似禰衡
也【洙】曰後漢禰衡字正平孔融上疏薦之曰處士禰衡年二十四英才卓犖諸生
原憲貧【夢弼】曰言白之貧如原憲也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上漏下濕
匡坐而弦子貢往見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
病憲貧也非病也稻粱求未足【夢弼】曰言祿未充其志反遇讒謗故傷之
也【洙】曰廣絕交論分鵷鷺之稻粱薏苡謗何頻【夢弼】曰薏於訖切苡養里

切本草久服輕身益氣後漢馬援傳援征交趾載薏苡種還人譖之以爲明珠大貝援此言永王璘反而譖者以白爲參屬而與謀故甫取喻白之遇讒也**五嶺炎蒸地**【夢窗】曰白被譖流夜郎與廣南五嶺相接故云炎蒸【希】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三危放逐臣**【夢窗】曰三危在西故以三苗之竄爲比【希】曰書註三危西裔白坐爲家王璘府僚長流夜郎五嶺三危與夜郎接境故云**幾年遭鵩鳥**【朱】曰賈誼爲長沙王太傳有鵩飛入誼舍自傷乃爲賦以自廣【夢窗】曰白遭貶故比之**獨泣向麒麟**【朱批】此用夫子事註亦未諭◐曰王翰古義眉怨朝晡泣對麒麟樹樹下蒼苔日衛斑【趙】曰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夢窗】曰白不遇故比之**蘇武先還漢**【趙】曰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而還白比武則先還也

黃公豈事秦【趙】曰黄公四皓之一避秦居商山以比白之不從永王璘也

楚逸辭醴【批】看宅用事之意○【趙】曰言白在永王璘幕中公見楚王待之不設醴而辭行也

梁獄上書辰【夢弼】曰安祿山反白轉側宿匡盧間緣永王璘長流夜郎赦還尋坐事下獄蓋非其罪鄒陽見怒於梁孝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也

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趙】曰蓋言永王璘本待白之薄而白豈與謀哉當時不見察而已施之於法也誰能為陳此義也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朱】曰博物志有居海上者八月乘查而上天犯牽牛星孔子使子路問津焉【趙】曰言如白之才器當蒙上知而恩波頓隔欲上天與問之也

○送竇九歸成都 [鶴]曰竇九意是檢察竇侍御者故詩云持節廣德元年梓州作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一苦作持何人符大名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絹或作道[夢]曰問絹乃時事也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偶題 [鶴]曰詩云江峽繞蛟螭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時作故又曰聖朝兼盜賊時吐蕃之亂未息也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趙]曰言文章垂不朽之事其得其失蓋吾心自知之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洙]曰言以文章名必

有所長也【夢弼】曰魏文帝典論論文曰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情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名聲自傳於後**騷人嗟不見**【趙】曰指言屈原宋玉也文章之祖起於騷嗟不見則屈宋遠矣**漢道盛於斯**【朱】曰漢文章深厚有古人之風【趙】曰言漢有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屬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趙】曰文章至於綺麗乃騷雅之末流故謂之餘波**後賢兼舊例**一作制【朱】曰後之作者兼騷人之體**歷代各清規**【趙】舊例清規亦何等語。曰所謂適相祖述也【趙】**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趙】曰公自謂也吾之用心自弱冠時疲苦至今也**永懷江左逸**【夢弼】曰江左東晉元帝渡江所都鮑謝之徒文尚俊逸故甫永懷之也**多病鄴**

中奇病一作謝【趙】曰鄴中指曹丕兄弟及當時七子之作也【夢弼】曰鄴中魏所都文帝好文而作者多尚奇惟故甫多疾之也騄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趙】曰麒麟之子仍是麒麟故云帶好兒車輪徒已斲【杜】曰莊子桓公讀書輪扁以為聖人之糟粕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夫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輪之於心應之於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得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得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夢弼】曰甫嘆弱冠苦學為文幸有子如宗文宗武聰敏惜乎妙致得之於心不得言之於其子如扁之斲輪不能言其妙也故有騏驎帶好兒車輪徒已斲之句也堂構惜仍虧惜一作肯【杜】曰書曰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謾作潛夫論〔宋〕曰後漢王符字節信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虛傳幼婦碑〔宋〕曰曹操與楊脩讀曹娥碑碑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脩知之操行三十里乃悟云黃絹是色絲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女子好字也虀臼之器受辛辭字也言絕妙好辭與楊合操曰有智無智較三十里緣情慰漂蕩〔宋〕曰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抱疾屢遷移〔趙〕曰公雖爲自謙亦自傷其不用也經濟慙長策〔宋〕曰言無經濟之才飛棲假一枝〔夢弼〕曰莊子逍遙遊篇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左太冲詩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宋〕曰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鄭〕曰傍蒲浪切近也〔宋〕曰蜂蠆蛟螭皆毒物也

言避患難不暇耳【趙】曰言棲托於夔州之地如此非有譬托蕭瑟唐虞遠
【夢弼】曰歎洽古之不復見也聯翩楚漢危【趙】曰傷戰爭之不能安聖
朝兼盜賊【洙】曰胡虜爲中原之亂也【趙】曰言前有安史今有吐蕃是也異
俗更喧卑【洙】曰公北人而在南故呼楚人爲異俗喧卑囂雜貌鬱鬱星
辰劍【夢弼】曰甫自踰失所如寶劍之埋豐城也【洙】曰晉張華傳寶劍之精上徹於天
蒼蒼雲雨池【夢弼】曰又如蛟龍之困于池中也【洙】曰周瑜傳蛟龍得雲雨恐
非池中物兩都開幕府【洙】曰兩都東京西京也幕府謂元帥府萬寓
插軍麾【洙】曰謂天下用兵也南海殘銅柱【洙】曰馬援征南立銅柱勒
功【師】曰恨無人立功如馬援也東風避月支【趙】曰月支以比吐蕃也【師】曰言

逆吐蕃之難也**音書恨烏鵲**[夢弼]曰恨烏鵲之不信也[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號怒怪熊羆**[趙]曰言夔州山居之所有也[洙]曰苦寒行熊羆對我蹲**稼穡分詩興**[朱]曰役於營生不暇吟詠也**柴荊學土宜**[洙]曰習其風俗也**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趙]曰白閣則終南山相附之山皇陂則皇子陂也皆在關中**不敢要佳句**[夢弼]曰要伊肖切**愁來賦別離**

戲為六絕[鶴]曰此詩在成都作第未決知作於何年耳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趙]曰庾信文章綺麗為世所尚哀江南賦尤見稱於世謂若相如作大人賦飄然有凌雲之氣[希]曰南史

范曄傳諸序論筆勢縱横眞天下奇作**今人嗤點流傳賦**〔田〕曰于寶晉紀盡世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夢弼〕曰文苑傳序簡文湘東所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蕪而彩同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不覺前賢畏後生**

楊王盧駱當時體〔[illegible]〕曰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天后初海內呼為楊王盧駱號為四傑**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illegible]〕曰唐史李敬玄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王勃必當顯貴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補]曰此又舉照鄰與勃也言漢魏之文去古未遠終有風騷之氣而盧王之文比之爲劣宋習曰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修可]曰漢天馬歌驊騮騄驥龍文虎脊[洙]曰過古禾切王襃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塊[夢弼]曰謂文章之妙如龍文虎脊之馬皆可充君之馭其逸足過都如歷一塊土之易也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趙]曰郭景純詩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在芳草間交相暉映而公借用言文章也[補]曰言今之爲文者止得其小巧而已未掣鯨魚碧

海中【[illegible]】日公自負其出羣雄者如掣鯨魚於碧海非釣手之善氣力之雄安能然哉【夢弼】日言爲文之雄健未有能如鯨魚之掣浪也曹植賦掣大鯨而制巨鼇【補注】荊公日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隣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趙】日此公之志也公必欲追逐屈宋而與之並駕者唯恐不超越齊梁而翻與之作後塵蓋齊梁體格輕麗公所不取也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夢弼】日南史徐陵多變舊體有新意轉益多師是汝

師【批】語意甚悲是有所激發託於庾信與後
自來作者如楊王盧駱亦豈易及哉爾曹輕
薄不見稱數第三詩又只借盧王反復言之
以爲縱使不及漢魏風騷畢竟皆異材也爾
曹自負不淺然過都歷塊乃可見耳盡以極
形容前輩之未易與也註謂盧王寫爾曹是
全失先後語意故又曰才力應難跨數公數
公謂上所指也翡翠蘭苕極纖巧之態我不
是薄它它自謂可方屈賈却恐便墮數公後
耳其不它不及則斷斷不及矣然不放它人出己
上別更自謂與三百篇相近不知愈合師前
人也【師】曰遞相祖述言齊梁相習爲輕薄
之文無有慨然以風雅正體倡先者多師言
意尚不一也【趙】曰欲裁納之以近風雅亦無
常師必多求前人
所最長者爲師耳

解悶五首

同作十二首五首見葉實門
二首見絶句【鶴】曰詩云不見

高人王右丞當是大歷元年在夔州作

沈范早知何水部【補注】曰何水部何遜也早爲沈約范雲所知曹劉不待薛郎中【補注】曰薛郎中薛璩也若薛璩者恨不與曹植劉楨同時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批】如此作詩宜註者不能曉也○後山詩話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參校】曰或云公取璩之詩賞之以美璩前在省部今在荆南有江湖之樂斯爲學釣翁矣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公自註】校書郎孟雲卿【批】此孟子亦差異○【補注】曰世言五言詩始於蘇武李陵【補注】曰顏延年云李陵蘇武

句法可師餘區區輩不足數南子端一飯未
論文究理惟孟軻之書使人不疑

曾留俗客【[illegible]】曰陶侃未嘗延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趙】曰末句專言孟雲卿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illegible]】曰唐摭言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爲王右丞所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古今風雅忽遇明皇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奏聞詔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慨然曰朕未嘗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有此作因命歸終南山

即今耆舊無新語【[illegible]】曰殷湛曰曹劉泯跡文章無宗師觀者舊區區於毫楮間偶奇新語何後生者敢爾爲也

謾釣

槎頭縮項鯿 項一作頭【師】謂但有鯿魚差可口耳無復有詩也◎【洙】曰浩然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頸鯿又云識盃竹竿釣果得槎頭編【趙】曰言今昔舊之間不復造新語以言鯿魚但謾釣之而已昔鑿齒襄陽耆舊傳云漢水中鯿魚甚美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鶴】曰張敬兒作書與蕭道成云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

陶冶性靈存底物 【[illegible]】曰言陶冶性靈者惟有詩而已梁鍾嶸詩評阮瀾宗詩其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顏之推家訓論文章至於陶冶性情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

新詩改罷自長吟 【[illegible]】曰謝惠連改詩既罷無知音者遇好句自吟而已

熟知二謝將能事 【[illegible]】曰言公其稔熟知謝靈運謝

惠連將作詩爲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學一作覺[趙]曰梁衍云陰鏗何遜文章條出諸公用心太苦[夢弼]曰苦用心則不苟且爲之矣[韓子蒼]曰東坡今集本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竄定如此皆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剞劂但稱其渾厚耳[補註]室中語賦詩十首不若改詩一首少陵有新詩改罷自長吟之句雖少陵之才亦須改定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公自註]右丞弟今相國縉[批]公詩晚年多倒用老態其所自得然未可盡以爲法黃山谷偏嗜此等自取成家此能字又別本是未害其第爲能耳○[洙]曰唐書王維字摩詰開元中擢進士第乾元中轉尚書右

丞以詩名盛於時晩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
墅在輞口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
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歌終日嘗聚其田
園所爲詩號輞川集代宗時弟縉爲宰相代
宗好文求維文縉編
綴得四百餘篇上之

書畫古詩十八首　律詩六首

李潮八分小篆歌

夢弼曰書苑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山碑
見稱於時趙明誠金石錄云唐慧義寺
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
於當時獨子美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隣
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絶少惟此碑與彭
元暉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絶
工非韓蔡比也鶴曰巴東逢李潮當是
在夔州作蓋夔本巴東郡也梁權道編
在大曆三年然是年正月公出夔詩作

云遡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爾何無分別語意是二年

倉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朱】曰蒼頡黃帝臣也觀鳥跡而爲文字自蒼頡之後字體變易如浮雲焉無定體也陳蒼石鼓又已訛【闕】曰鳳翔陳倉縣南有石鼓石形如鼓有十紀周宣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朱】曰周太史籀始制大篆秦李斯繼作小篆【趙】曰篆文姚別傳臣父邕言八分書割李斯小篆去二分取八分故曰八分書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朱】曰嶧山碑爲野火所焚惜其文故以棗木傳刻按史記始皇東行郡國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其文李斯小篆歐公集古錄

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駱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子美直謂棗木傳刻爾趙明識金石錄云秦嶧山刻石唐封演聞見記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模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模搨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令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子美直以謂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又云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子美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

莒縣光和尚骨立

【修】曰續漢書桓帝詔莒縣立老子祠兼刻石即蔡邕八分也【師】曰按桓帝延熹年間詔立老子祠光和乃靈帝年號相去延熹纔十餘年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光和耶【趙】曰尚骨立謂蔡邕書

也故於嶧山之碑則傷棗木之失眞於苦縣之碑則喜其有骨立也

書貴瘦硬方通神 書一作畫【批】子美書貴瘦硬謂八分篆耳坡詩殆誤評也○【蘇】曰羊欣曰右將軍筆畫勁硬妙絕通神【夢弼】曰說詩者曰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建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公詩蓋有激於當時也

惜哉李蔡不復得 復一作可【夢弼】曰謂李斯蔡邕也

吾甥李潮下筆親 【夢弼】曰親近也謂潮書近於李蔡也書苑潮善小篆

尚書韓擇木 【朱】曰唐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八分師蔡邕法風流閒媚号伯喈中興

騎曹蔡有鄰 【朱】曰唐蔡有鄰濟陽入官至胄曹參軍善八分始拙弱至天寶中遂精妙

開元已來數八分 【夢弼】曰數色主切計

也

潮也奄與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

夢弼曰秦相即李斯也

快劍長戟森相向

夢弼曰言書之快利森森如劍戟也書苑歐陽詢善行書森然如武庫之戟

八分一字直百金

百一作千蘇曰程邈見李斯書曰此一字直千金

蛟龍盤拏肉屈強

鄭曰屈九勿切亦作倔洙曰言筆跡奇怪勁屈如蛟龍之盤拏也

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

洙曰張旭吳郡人善草書飲醉輒揮筆大呌以頭濡墨水中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入謂之草聖

豈知吾甥不流宕

趙曰宕徒浪切過也夢弼曰謂草書失之流宕篆則不然也

丞相中郎丈人行

洙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丈人行尊老之稱也夢弼曰行

音項羣也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

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柰汝何[批]古人出語便是肝肺更自流動可觀此詩敘古外殊不爲發越故終篇自歎詰然然愈好邵氏見才力薄三字謂退之體此作石或兒童之見彼起語變化蓋自負也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韻]日公在公安嘗使顧書辭歌行於尉府之壁則是公與顧相遇於公安令於顧又適江西故送以此詩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朱]日後漢蔡邕爲中郎將校書東觀邕以經籍去聖人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喜平中表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于碑使工刻立於大學門外兩京記云真觀中得邕石經數段皆八分書[憂]

【趙】曰言自蔡中郎之後八分書體彫零故云憔悴也

顧侯運鑪錘【趙】曰錘之瑞切鍛也【洙】曰運鑪錘言能鍛鍊以成一家之書【夢弼】曰按莊子曰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鑪錘之間耳

其筆力破餘地【蘇】曰黃刊見蔡邕八分書曰筆力尚可破餘地【夢弼】曰言顏侯之筆力皆運轉鍛鍊以成八分之書也莊子養生篇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鄭】曰贔平秘切屭虛器切【洙】曰開元中韓擇木蔡有鄰二人善八分【修可】曰張平子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贔屭注贔屭作力之貌東觀餘論云顏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此詩蓋謂顏識大者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耳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

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

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自註】明皇師韓擇木嘗於彩牋上八分書賜張說【師】曰書苑唐明皇好圖畫士八分章草豐茂英特張說爲麗正殿學士獻詩朋皇於彩牋上八分書讚曰德重知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所謂御札流傳者此也三人並入直【沐】曰韓綮顧三入也懸澤各不二顧於

韓綮内辨眼工小字【師】曰辨眼謂於字中号明眼者【沐】曰謂顧文学八分外龙能小字也分曰示諸王鈎深法更秘文學與

我遊蕭踈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

高歌鄉相宅文翰飛省寺【愛留】曰風俗通寺司也今尚書御史官府所止皆曰寺也視我揚馬間【沐】曰視公如揚雄司馬相如白首

不相棄驊騮入窮巷[趙]曰顧尙訪原憲驊騮亦肯入窮巷必
脫黃金轡[趙]曰顧君騎驊騮相訪脫黃金轡言其富貴也一論朋友
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嚮
者玉珂人[師]曰玉珂車馬之飾也[夢]曰珂丘何切螺屬老鵰入海所化[補]大如
鰒皮黃黑而骨白以爲馬飾唐書車服志天寶中京官朝望朝參有珂三品以上珂九子
四品以上珂七子五品珂五子以下去珂張華輕薄篇文軒植羽蓋乘馬佩玉珂誰
是青雲器[洙]曰此事之長覆也言貴者未必賢[師]曰顏延年五君詠仲容青雲
器才盡傷形體一作骸病渴汙官位[師]曰甫謙言己才已
盡況又病渴豈可汚辱官位乎齊江淹字文通夢得五色筆由是文章日新後夢有人自

辯郭璞取之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朱】曰相如病渴李尋曰久汙玉堂之署

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躓【鄭】曰躓青致我甘多病

老手須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

作辛苦行順從衆多意舟檝無根蔕蛟鼉好

爲祟況兼水賊繁特戒風飆駛【夢弼】曰駛疎吏切疾也

崩騰戎馬際際一作險【夢弼】曰崩騰即奔騰也往往殺長吏

【夢弼】曰軍興之際賊斂慘刻動殺長吏以叛也【鄭卬】曰按史吐蕃冠邠靈州又商州兵馬使

劉洽殺殷仲卿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皆是年也子干東諸

侯勸勉防縱恣【鶴】曰洪吉康皆隸江南道自長安言之則爲東故曰東諸

侯洪乃西道採訪使所洽故又日請哀瘡瘕深告訴皇華使邦以民為本

夢弼曰尚書民惟邦本魚飢費香餌夢弼曰魚飢喻民困頓侯當勉諸侯

厚施予以恤民爲本也請哀瘡瘕深告訴皇華使夢弼曰詩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

誅求情洙曰當勤恤民困也固應賢愚異夢弼曰甫意欲顏侯告于

皇華使閱其瘡痍精擇良吏以爲佐勤恤民隱無徒誅求一槩爲奇急略無賢愚之異爾

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趙曰皆以指言顏文學所以責望之

深也夢弼曰此戒顏侯無以不義而苟從當自致富貴也贈子猛虎行出

郊載酸鼻洪辛不知顏何名○洙曰陸士衡樂府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

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此皆勉其自振立也【夢弼】日高唐賦寒心酸鼻實憲傳言之可爲酸鼻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鶴】日唐志殿中省監一人掌天子服御之事南齊有內外殿中監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批】寫得自在首尾渾渾老成○【洙】日按本傳張旭蘇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趙】日漢張張伯英善草書人謂之草聖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蘇】日孫登日人事悽涼滿目悽惻【夢弼】日自斯人既亡其書難得及楊監以張旭草書示甫甫爲之悽悽惻也悲風生微綃【洙】日潘安仁詩凱風揚微綃萬里起古色起一作消

[師]曰言有古人氣象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

其間[夢弼]曰魏文帝詩下筆連山岳溟漲與筆力[趙]曰言筆力浩汗若

溟渤之張也[師]曰自鏘く鳴玉動至此句皆言草書之狀有練實先書臨

池真盡墨[洙]曰張伯英善草書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久池水

盡黑俊拔為之主[泰伯]曰俊拔言筆力超越人也暮年思轉極

[夢弼]曰旭嘗自謂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書法意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俊未

知張王後[趙]曰張伯英王羲之誰並百代則鳴呼東吳

精[洙]曰張乃蘇州人也[夢弼]曰李頎有詩贈旭云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逸氣

感清識[趙]曰張旭之逸氣感舊監之清識揚公拂篋笥[安石]曰謂

秘藏也舒卷忘寢食【蘇】曰李成得王逸少帖舒卷披玩寢食俱忘示兒曰此吾傳家之宝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夢弼】曰旭每醉書尤入神非獨可以觀酒德且知旭有以因書悟道也按集有飲中八仙歌張旭三盃草聖傳是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鶴】曰詩云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當是乾元二年秦州作唐隱居多稱山人如李泌曰衣白者山人也自後如稱水南山人水北山人少室山人之類皆是

獨卧嵩陽客三違潁水春【鶴】曰嵩陽潁水皆在河南【夢弼】曰違別也彪避祿山亂隱居嵩陽與甫別已經三春矣艱難隨老母慘澹

向時人【鶴】曰虎以祿山天寶十四載陷東京故挈母避亂所以有艱難隨老母慘
澹向時人之句謝氏尋山屐【朱】曰宋謝靈運好登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著木
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陶公漉酒巾【朱】曰陶潛在家酒熟取頭
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羣兇彌宇宙【夢弼】曰謂盜賊之多也此物
在風塵【黃】曰此物指虎也歷下辭姜被【夢弼】曰甫昔在歷下曾與
虎同被而寢也【趙】曰後漢姜肱有凡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關西得孟
鄰【夢弼】曰後在關中又同隣而居也【朱】曰劉向列女傳孟子之母凡三徙而舍學宮之
旁孟子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子矣遂居焉早通交契
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夢弼】曰人性沉靜故心機神妙

也先生藝絕倫夢弼日美彪草書詩筆之過人也草書何太古一云應甚苦詩興不無神洙日公詩云下筆如有神曹植休前輩夢弼日以美彪詩與之神前更無字達也世說曹植字子建能詩張芝更後身夢弼日以美彪草書之古後復有伯英也後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時人寶之寸紙不遺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夢弼日言彪之草書雖貧可以致富也葛常之韻語陽秋日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抛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臥病詩云滑憶彫菰飯香聞錦帶羹流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如此之類多矣此格

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劒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

將恐曾防寇 夢弼曰寇恐懼遇寇而逃避也詩將恐將懼

深潛託所親 潛一作情 夢弼曰依託親情而潛遁也

寧聞倚門夕 洙曰韓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

盡力潔飧晨 洙曰束廣微補亡南陔詩馨爾夕膳潔爾晨飧

踈懶為名誤 夢弼曰甫性踈懶為功名所誤故至貶逐也嵇康絶交書性復踈懶筋駑肉緩

驅馳喪我真 夢弼曰奔波風埃而失其真率之性也

索居猶寂寞 猶一作尤 夢弼曰索悉各切散也禮離羣索居

相遇益愁辛 洙曰江淹嵇中散詩鍾鼓或愁辛

流

轉依邊徼朱曰邊徼邊境也逢迎念席珍朱曰儒行席上之珍

以待聘夢弼曰席珍美處也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

祖脩高廟朱曰後漢祭祀志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祫祀高

帝太祖一歲五祀夢弼曰前肅宗重建七廟也文公賞從臣朱曰僖二十四

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夢弼曰前肅宗推恩隨車駕者商山

猶入楚夢弼曰南自比也北道志商山一名楚山四皓皆河內人秦政虐乃相與

隱此山渭水不離秦渭一作源離一作知趙曰源本指言桃源也夢弼曰

甫昔謂帝鳳翔非無從亡之功今恩例不及於甫使南困於荊楚客于秦川何異桃源之

避亂一往而不反乎存想青龍秘朱曰青龍道家存想之術夢弼曰此下皆

美䰠也神仙傳太陽子謂太陰女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道家四泉論曰青龍
東方甲乙木潛藏變化故言龍**騎行白鹿馴**朱曰周義真入龍嶠山見羨門
子乘白鹿而行夢弼曰崔元山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乘曰鹿下託於李母也**耕巖**
非谷口真朱曰楊子谷曰鄭子耕于巖石之下**結草即河濱**朱曰
河上公不知姓結草河濱讀老子漢文帝親問道以素書授帝云云**肘後符應**
驗朱曰葛洪有肘後方數卷**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
覿眇無因朱曰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覿夢弼曰良覿乃良會也甫與䰠別後無
緣再展良會也**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夢弼曰言䰠之勢伸
而甫之勢屈也䰠以踈散故伸甫以䟽逐故屈也**此邦今尚武**今一作全

【洙】曰方以武濟於蔡何處且依仁【洙】曰語依於仁鼓角凌天籟【洙】曰莊子汝不聞天籟乎關山信月輪信一作倚【洙】曰古今詩有月重輪官場羅鎮磧場一作豪鎮一作錦賊火近洮岷【趙】曰言四鎮皆置官場收賦斂以供軍須也【鶴】曰鎮磧如北庭大都護府有神仙鎮又有大漢小磧安西大都護府有胡弩固城等鎮是也【夢弼】曰謂吐蕃入寇也洮岷言臨洮岷山也蕭瑟論兵地兵一作功蒼茫鬬將辰茫或作忙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夢弼】曰餘孽殘寇也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麒【彥輔】曰潘岳秋興賦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夢弼】曰孔子春秋起於獲麟【師】曰褒之高興視如籠鳥之局促其文不遇如孔子傷麟出非其時也窮秋

正摇落迴首望松筠【注】曰松筠有歲寒之操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補】曰丹青以言曹將軍之能畫也詩云漂泊干戈際當是霸遭關内之亂而入蜀梁權道云寶應元年梓州作然公有韋諷宅觀曹將軍畫馬詩在廣德二年成都作若寶應元年先有此詩與霸則後詩安及之意其亦廣德二年作

將軍魏武之子孫【題】曰魏武曹公操也曰名重記霸魏曹髦之後【夢弼】髦東海宋王霖之子幼而好學善書畫於今爲庶爲清門【補】語激起昂慷慨少有及此〇【朱】曰左昭三十二年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夢弼】曰霸乃操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爲庶人也英雄割據雖已矣

文彩風流今尚存【[illegible]】接得文暢○【[illegible]】曰晉辛祐至蜀愛其山川風物明
媚謂御驂者曰揚雄王褒君平相如雖去數百年覽其遺蹤想風流文彩宛然如在【夢弼】
曰昔漢祚衰微曹操割據河北雖割據之業今已徂矣而文彩風流尚未衰泯是以曹霸
以書畫馳名唐世也學書初學衛夫人【夢弼】曰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
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也但恨無過王右軍【洙】曰王羲
之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初羲之為老嫗書蒲扇謂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丹
青不知老將至【夢弼】曰霸學書於李夫人字法不減羲之之妙又善丹青
苦心好之至老不衰也論語不知老之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師】実
兀四語能事志意畢竟徃復浩蕩只在裒許自是筆意至此非思致所及○【洙】曰語不義

而冨且貴於我如浮雲〔夢弼〕曰酷意工於書畫而不喜仕官也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者也**開元之中常引見**〔夢弼〕曰見音現**承恩數上南薰殿**〔[illegible]〕曰數色角切又如字**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illegible]〕曰唐貞觀中畫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趙〕曰凌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爲之畫故云開生面用字蓋因左氏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也**良相頭上進賢冠**〔[illegible]〕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猛將腰間大羽箭**〔[illegible]〕曰太宗嘗自製長弓六羽箭

皆倍常製以雄武功褒公鄂公毛髮動【洙】曰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英姿颯爽來酣戰【趙】曰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夢弼】曰觀其圖若有當日酣戰氣象也先帝天馬玉花驄天或作御【夢弼】曰先帝謂明皇也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駿逸無比嘗命畫工圖寫今好事者猶列之於素畫工如山貌不同【夢弼】曰貌莫角切貌人類狀也下同是日牽來赤墀下【洙】曰劉孝標運命論時在赤墀之下迥立閶闔生長風【批】迥立意從容〇【趙】曰天門也文選註有紫微宮門名曰閶闔言馬之面上生風以其神駿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希】曰畫品謂有六法五曰經營置位【夢弼】曰陸機文賦意司契

而爲匠古樂府詩繡幕圍香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斯須九
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容齋五筆云韓公人物畫記其
敘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
不煩故仿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誦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與記其體雖
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
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玉花却在御榻上趙曰王花
先帝之馬也畫手精妙盡得其眞榻上庭前屹相向提相向語縝密
○夢弼曰此魚乞切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
悵夢弼曰圉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皆嘆畫之精也容齋續筆云老杜丹青引至尊含

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或以爲畫馬奪眞圉人太僕所不樂不然圉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廄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弟子韓幹早入室【夢】【[illegible]】曰韓幹大梁人善寫皃人物尤工鞍馬學畫於霸得霸筆法獨造其妙如顏子入孔子之室也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蔡】曰韓幹善畫馬右丞王維見其畫遂推奬之官至太府寺丞尤工鞍馬初師曹霸於後則獨善子美徒以幹畫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誚【希】曰張彥遠畫記亦云如此

忍使驊騮氣凋喪【批】言名將軍畫善蓋有神善一作妙必逢佳士亦寫眞○【批】謂未遇佳士故【夢符】曰顧愷之

善丹青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荅曰四體妍媸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趙】曰梁簡文帝詠美人看畫詩云可令俱是畫誰能辨寫真

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朱】曰言識者盖寡耳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来盛名下【朱】曰唐房琯贊曰盛名之下爲難名矣終日坎壈纏其身【批】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夢弼】曰壈盧敢切楚詞惟欝欝獨憂兮志坎壈而不違王逸註坎壈不遇皃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坎壈纏百憂【補註】誠齋評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沉酣深得其意味則落筆自絕矣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洙]曰稷字嗣通薛收之從子好古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當國圖籍多藏虞褚舊跡稷鋭精摸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絶品睿宗在藩留意文學嘗喜之及踐祚稷於是特見擢用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歷太子少保會竇懷貞以附太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鶴]曰詩云我行梓州東遺跡涪江邊又云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當是實應元年在通泉作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夢弼]曰周公召公分陝而治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薛稷嘗為古風以美周召是有意於周召而立功名也按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

望嵗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軏紆爵首山亦崖義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回換人生知幾何

惜哉功名忤【夢弼】曰忤五故反逆也

但見書畫傳【夢弼】曰稷初以文學召用參決庶政自謂周召之功可立不意中間遭不測之禍功名違作惟以書畫傳於世

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趙】曰涪扶鴆切水出徼外南入漢

畫藏青蓮界【洙】曰青蓮界佛寺也【夢弼】曰梓州通泉縣有寺曰慧覺乃稷爲書院額字大藏板壁甫至此寺覩其遺迹故也

書入金榜懸【夢弼】曰崔融詩金榜照晨光

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洙】曰漢曹喜工篆隸變懸針垂露之法詩不騫不崩騫虧也

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趙】曰稷所書慧普寺碑上三字字方經三尺許筆畫雄勁

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書而公有蛟龍之喻亏嘗到慶壽觀之三字之傍有贔屭纏捧乃龍蛇㚒相纏也詩人道實事爲壯觀之句耳

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鮑〕曰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夢〕〔趙〕曰沈休文鍾山詩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

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塡〔夢弼〕曰塡久也言色尚新也

此行疊壯觀〔[illegible]〕曰甫之此行獲覩郭之故宅與薛之書畫故云疊壯觀也

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洙〕曰通泉前有郭代公後有薛少保故云郭薛〔夢弼〕曰郭元振傳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豈郭與薛舊爲同舍後嘗會於通泉耶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鶴〕曰梁權道編在至

德二載還京時作公扈從肅宗歸京師
時正紛擾劉少府豈應畫山水爲障當
是先赴奉先日作畫在祿山未反前是
天寶十四載故繇曰吾獨胡爲在泥滓
青鞋布韈從茲始不曾
言避亂奠爲拾遺也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

却赤縣圖 洙曰史記鄒衍云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趙曰京邑屬縣有赤有畿其皆讓者爲赤奉先乃今之備城縣也[illegible]曰按唐地理志註奉先次赤故備城縣開元四年更名隸京兆劉爲奉先尉以其邑之山水爲障故曰掃却赤縣圖 乘興遣畫

滄洲趣 [illegible]曰地理志滄洲乃景城郡春秋戰國時爲齊趙二國之境秦鉅鹿上谷二郡地漢高祖置渤海郡唐爲滄洲滄洲圖乃畫滄海也 趙曰劉少府善畫杜公聞其

揚赤縣圖乘興更遣作滄洲之幽趣也【洙】日謝玄暉詩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畫

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日蓋謂世之畫者比比皆是但好手亦難遇

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日左太沖招隱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又賦云唯毫素之所凝【□】日毫筆也素縑也豈但祁岳

與鄭虔【洙】日祁岳鄭虔當世善畫者筆跡遠過楊契丹【□】【□】日言劉之筆迹過於楊則祈鄭不足道也楊素在隋稱善畫其畫傳於契丹故以爲號鄭法士嘗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示宮闕衣冠人物車馬日此是吾之畫本也由是鄭深嘆服

得非玄圃裂【洙】日玄圃在崑崙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夕余至乎玄圃

無乃瀟湘飜【洙】日瀟湘二水名王徽君詩窈藹瀟湘空悄然坐

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夢弼〕曰姥莫補切〔補遺〕曰吳越郡國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字高不可識春月則聞簫鼓之聲〔洙〕曰謝靈運詩哀猿響南巒又明登天姥岑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乃一作恐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補遺〕曰本朝錢希白洞微志云無雲而雨謂之天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洙〕曰丘希範書雜花生樹〔補遺〕曰遠謂久也漁翁暝踏孤舟立〔夢弼〕曰暝日入也滄浪水深青溟闊〔夢弼〕曰滄浪水名欹岸側島秋毫末〔洙〕曰孟子明察秋毫之末〔夢弼〕曰毫末謂筆端也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夢弼〕曰張華博物志

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死為湘水神故曰湘妃離騷遠遊章句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劉侯天機精[夢得]曰莊子大宗師篇嗜欲深者天機淺愛畫入骨髓[十朋]曰徐邈云吾見王貴畫入骨髓愛恨吾學不到奇妙處自有兩兒郎[夢得]曰徐陵烏栖曲風流荀令好兒郎偏得傳粉復馨香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夢得]曰貌莫角切貌人類狀也後漢禰衡唯善孔融及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若耶溪[洙]曰越溪也雲門寺[十朋]曰南史何胤字子季隱居不仕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夢得]曰西征賦奮迅泥滓

青鞋布襪從此始【批】情景玄淡脫活自在○【蘇】曰謝玄暉曰胡爲翰墨埸屋中出沒會稽山水奇秀布襪青鞋鶡冠竹杖吾志從此始矣【夢弼】曰若耶溪雲門寺二者皆勝境甫自傷汨沒塵泥未能脫迹以遊覽也【補注】詩人王屑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荊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苕溪漁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風二篇尤爲超絕誠齋詩話云詩有驚人句老杜山水障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又對月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遥憐天上桂華孤爲問姮娥更要無月中華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類是也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夢弼】曰畫斷二云王宰家于西四

能畫山水意出象外【鶴】曰梁權道謂上
元元年成都作若如泰伯之說云公託
意言永王璘反吳於江爲之阻絕時李
光弼在并州欲得李來平之至德二載
與舊次不同按史上元元年劉展反陷
潤州昇州蘇州乃吳於江或者公托意
以此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
王宰始肯留真跡【批】戲語名言壯哉崑崙方壺圖
【夢弼】曰史記禹本記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
餘里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
歸墟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
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掛君高堂
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朱】曰巴陵岳陽也
洞庭在其左海東

有日本國

赤岸水與銀河通

【趙】他句法别謂其或以詞庭與日本與赤岸然下語却忽如此自是老氣逼人○【本中】曰赤岸在廣陵南兖州記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潮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鼓洪濤於赤岸

中有雲氣隨飛龍

【洙】曰莊子姑射山有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舟人漁子入浦溆

【夢弼】曰溆象呂句海賦漁人舟子徂南極東何遜詩孤飛出浦溆獨宿下滄洲

山木盡亞洪濤風

亞一作帶【趙】好句○【夢弼】曰言浪高於山風勢盛怒是以漁人舟子盡入浦溆也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蔡絛西清詩話云蕭文奐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同萬里爲遥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右工遠勢

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鶴]曰韓宏曰良工用心何苦刻如斯東坡志林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爲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爲獨苦豈獨哉

畫松下丈人巾屨同[夢弼]曰屨一作屨東觀漢記江革養母幅巾屐屨

偈坐似是商山翁似一作自[洙]曰四皓於商山避秦室之亂隱

悵望聊歌紫芝曲悵望一作惆悵[洙]曰四皓歌曰燁燁紫芝可以療飢

時危慘淡來悲風[夢弼]曰甫傷時盜賊擾攘悵望四皓想其高蹈故有是言也

戲韋偃爲雙松圖歌[鶴]曰詩云我有一疋好東絹措東川

梓州鵝溪絹而言則此詩作於成都從舊次在上元元年作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批］磊落氣緊○［夢弼］曰張彥遠名畫記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詠之其畫擅名於代又云韋偃工山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力高舉人皆知善畫馬不知松石更工咫尺千尋駢幹攢影煙霧翳薄風雨颼颼畫偃蓋之形狀也

風起纖末［洙］曰長笛賦其應清風也纖末奮籍滿堂動色嗟神妙［蘇］曰蕭綿春宴時金甌七發七中滿堂賓客動容嗟服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回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師］曰謂松枝也黑入太陰雷雨垂［批］冥思玄搆畫者不及此○［夢弼］曰

謂松色暗碧也後漢張奐云太陰之地冰厚三尺木皮三寸松根胡僧憩寂寞夢弼曰憩起例切息也尨眉皓首無住著修可曰著直略切附也楞嚴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偏袒右肩露雙脚夢弼曰袒徒旱切肉袒也皆謂胡僧之狀也洙曰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葉裹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東一作素鶴曰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師曰東絹謂山東大練也重之不減錦繡段洙曰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綉段已令拂拭光凌亂夢弼曰謝朓和劉繪詩赫紫共彤駁雲錦相菱亂請公放筆為直幹直一作真批此起此結吞吸傾倒○誠齋詩話云麒

麟圖畫鴻雁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訓鍊精兵動鬼神又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鶴曰題云通泉縣署當是寶應元年十一月自梓州之通泉時作

薛公十一鶴希曰張彥遠名畫記薛稷字嗣道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夢弼曰圖畫聞見誌今世所謂薛稷八鶴後人多效之然甫詩云薛公十一鶴不知三鶴何體也皆寫青田真朱曰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生子即便去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修可曰北史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低昂各有意夢弼曰或梳翎或反啄或唳天以至顧步警露之類一低一昂皆有

意態也

磊落如長人【朱】曰晉嵇紹在稠人中昂然若野鶴之在鷄羣佳

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師】曰鶴磊落比之賢人無塵俗氣象甫奇有其遠志豈特悅其粉墨之新麗哉

萬里不以力羣游森會神

威遲白鳳態【朱】曰秋胡詩行路正威遲揚雄作甘泉賦夢吐白鳳【鶴】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名曰鳳故云鳳態而加白字於其上以其如白鳳也【夢弼】曰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鸑翠鳳謂之鷗紫鳳謂之鸑白鳳謂之鷫

非是倉庚隣【朱】曰詩七月有鳴倉庚註倉庚黃鸝也【夢弼】曰鶴之飛騰一舉萬里比之君子進用不以勢力森然君臣聚精而會神可與感鳳爲偶殆非倉庚之可擬鳳有道則見君子之德似之倉庚不過聲音顏色之好耳

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

【夢弼】曰蜀都賦置酒高堂以御佳賓曝露墻壁外終嗟風雨頻
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夢弼】曰脩賢者在朝可使廟堂安固
而慰懌人心今反使之曝露棄擲于外此風雨所以飄飄而高堂傾覆無日矣甫託意譏
賢者蓋食污君之祿畤不用賢之咎也烈子鴻鵠高飛不集洿池王子年拾遺記周昭王
時塗脩國獻赤鳳丹鶴各一雄一雌以渾臯之粟飼之以洛溪之水飲之鮑照鶴賦朝戲
于芝田夕飲于瑤池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洙】曰有遺支遁
鶴者適曰爾沖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遂放之任所往【夢弼】曰甫為朝庭斥逐泛泛然任
其所之豈非鶴羣脫略塵俗之比乎

姜楚公畫角鷹歌【鶴】曰姜皎以誅竇懷貞等有功進殿中監

楚國公其子處初亦襲封楚國公此未詳爲誰畫詩云此鷹寫真在左綿則是公寶應元年送嚴武至綿州之時作〔趙〕曰名畫記姜皎善畫鷹鳥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森森一作森森如〔師〕曰堯典宅朔方曰幽都幽陰也朔北也幽朔乃肅殺之方謂此鷹殺氣窮極幽朔也〔趙〕曰如在幽朔見此鷹之殺氣蓋名鷹出於此地也

觀者貪愁掣臂飛貪愁一作徒驚〔師〕曰謂掣臂韝而欲飛也

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趙〕曰馬有肉駿非蘇子瞻誰辨之鷹有角非子美誰詠之世人寧不謂之虛傳乎

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趙〕自負愈高〇〔洙〕曰言有其質而無其才也〔師〕

日末章議朝廷之士稱才角出者率有虛名而無實効【箋注】曰按淮南天文訓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昊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補】曰題云又出則是與前詩同時作

近時馮紹正【箋注】曰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善畫鷹鶻能畫鷙鳥樣【箋注】曰易遁卦騐曰鷹者鷙殺之鳥也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補】若非老筆麄疎乍見起語豈不失笑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箋注】曰禁居吟切氣敵萬人

將[洙]曰狀其快疾勇敢也[夢弼]曰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三國志關羽張飛萬人敵也

憶昔驪山宮冬移舍元仗[洙]曰玄宗盛時常以冬十月幸驪山溫泉宮校羽獵[夢弼]曰舍元殿名仗謂天子儀仗也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趙]曰莊子澤雉一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善也[夢弼]曰王于况切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趙]語勢偕然筆熟意簡不拘流著○[洙]曰時寧王有高麗赤鷹尤俊異帝獵則置之駕前號決雲兒[希]曰史記養由基善射百發百中用壯一字本易大壯卦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飜韝上[趙]曰此四句蓋傷無人掃除兇亂也狡兔指崔旰輩

畫鶻行一作畫鶻【鶴】曰肅宗還京公在扈從之列以至德二載十月入長安今云見之高堂是其年作

高堂見生鶻生一作老【希】曰楚辭招魂翡翠帷幬飾高堂些颯爽動秋骨【夢弼】曰秋乃肅殺之氣鶻能擊搏逢秋殺物故曰秋骨初驚無拘攣【洙】曰曹褒傳羣寮拘攣猶拘束也【夢弼】曰謂以條拘縶恐其飛揚也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洙】曰支道林好畜馬云貧道重其神俊充君眼中物【夢弼】曰物謂玩物也烏鵲滿樛枝【洙】曰詩南有樛木釋文云木下曲曰樛【趙】曰謝玄暉詩云樛枝聳復低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後

長翮如刀劒人寰可超越 唐曰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 夢弼曰言有出塵標挌也

乾坤空崢嶸 夢弼曰言天地雖廣大而此恨不得飛奮也

粉墨且蕭瑟 夢弼曰粉墨但恐脫落直至於蕭瑟爾

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趙曰劉希夷邊城夢還詩雲沙撲地起煙霧質言其真質也 洙曰舞鶴賦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詩紆鬱游子情 夢弼曰言有飛揚煙霧之姿徒立於雲沙而不得騁喻壯士雖義烈而其材獨無所用是以一步一回顧其情爲之紆鬱而不舒也 補註漫叟詩話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而荆公章已就歐公亟取讀之爲之擊節稱歎坐客閣筆不敢作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體杜甫畫鶻行以紓急解紛

耳吾今具載二詩讀者當有以辨之荆公虎
圖詩云壯哉非熊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
横行妥尾不畏逐顧眄欲去仍躊躇卒然一
見心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
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
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
鎰錚悲風颯颯吹黄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
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啄如哺鶵山牆野壁
黄昏後馮婦遥看亦下車

韋諷録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舊曰韋諷居在成都時爲閬州録事詩云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栢裏龍媒去盡鳥呼風當是葬明皇後作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内恐非當在廣德二年公再到成都時作趙曰曹将軍名覇明皇雜録云陳又馮紹正曹覇鄭虔皆善繪畫

稱神妙

國初已来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甚]起得踈鹵正合古意○[鄭]曰名畫記江都王緒翟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鞍馬擅名將軍得名三十載三樊作四人間又見真乘黃[黃]曰詩大叔于田乘乘黃[夢弼]曰乘黃神馬也昔黃帝乘之以上昇人間不識其狀今因曹將軍之畫乃獲見其形之眞也曾貌先帝照夜白[鄭]曰貌莫角切[夢][洪]曰明皇有馬名照夜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爲圖龍池十日飛霹靂[蒼奇]曰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宅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至開元中爲興慶宮[趙]曰以勑所畫神妙而照夜白者乃眞龍耳蓋眞龍在圖感動池中龍如此內府殷紅瑪瑙

人

盤婕妤傳詔才人索鄭曰殷烏開切希曰裴行儉平都支遮匐獲碼碯盤廣二尺文采粲然夢弼曰婕即葉切妤女諸切婦官也師古曰婕言接幸於上妤美稱也唐制內宮婕妤才人各九人此言天子遣婕妤傳詔令才人取碼碯盤賜將軍也盤賜將軍拜舞歸盤一作盌輕紈細綺相追飛趙曰吳越春秋群臣拜舞天顏舒夢弼曰將軍得君賜故拜舞而歸輕紈細綺言從者也釋名紈煥也細澤有光煥然也說文綺文綺也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夢弼曰時權貴之家得其筆迹爲屏障甚爲榮也昔日太宗拳毛騧鄭曰騧古華切太宗六駿名皆平賊時所乘拳毛騧乃平劉黑闥時所乘也各有讚拳毛騧贊曰日精按轡天馭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近時

郭家獅子花 朱 曰郭子儀收復京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獅子驄 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 夢弼 曰言曹將軍圖此拳毛騧獅子花二馬識者歎其神妙此馬一可以敵萬雖畫之縞素之上而有可開拓沙磧之態度也 其餘七疋亦殊絶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 定功 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 夢弼 曰維摩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楸音秋美木也 朱 曰曹植名都篇走馬長楸間 馬官厮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 趙 曰世說支遁嘗養馬人有譏之者荅曰憐其神駿聊復養耳 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 鄭 曰借貧

昔切

後有韋諷前支遁

批以主人劉支遁豪氣橫出。趙曰以支遁之養馬韋諷之藏畫馬皆苦心之所愛矣

憶昔巡幸新豐宮

希曰文紀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馬所至民臣以爲僥倖故日幸巡者本書巡守時巡明皇嵗幸驪山溫泉宮在長安東舊新豐縣

翠華拂天來向東

洙曰南都賦望翠華之葳蕤東都賦旌旗拂天夢弼曰天子之旗飾以翠羽東自驪山而歸來也

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

夢弼曰玄宗常以每年十月巡幸驪山新宮王毛仲以廄馬三萬分爲數隊每隊皆一色相間若錦繡與此圖無以異也

自從獻寶朝河宗

夢弼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爲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觀春山之

實玉所謂朝河宗者河宗朝而獻實也穆王自此而歸上昇余謂此以比玄宗自驪山而歸昇遐也

無復射蛟江水中〔批〕四句沉著推麗政在事事記物事在言外○〔朱〕曰元封五年漢武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夢弼〕曰天寶十四載玄宗西幸新豐祿山乘隙而叛自是不復講明巡幸之禮也

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栢裏〔趙〕曰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之金粟山明皇嘗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地暨昇遐羣臣遵先旨葬焉

龍媒去盡鳥呼風〔批〕長篇意外沉痛險絕○〔朱〕曰漢武歌曰天馬騋龍之媒〔夢弼〕曰玄宗已葬於金粟松林中早晚惟鳥呼風而啼所謂向者龍媒三萬果安在哉甫因觀圖畫而傷之故作是詩也

天育驃騎歌 【洙】曰天育馬廐名驃匹妙切【趙】曰名驃則所畫馬名【鶴】曰唐會要貞觀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幹遣使朝貢獻馬其中十匹尤駿太宗各爲製名其六曰飛霞驃按新舊史唐會要諸書唐無天育名廐當是天寶末年作故詩云見之坐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梁權道編在十一載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 【批】便自疎鹵○【趙】曰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蓋所謂八駿也今張景順畫圖無乃是穆天子之馬乎莊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朞年不得今人君考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

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 【蘇】曰漢天馬曲曰尾蕭梢兮朔風起足鍛砧兮破層冰雖用古人語而琢句法渾然天成

不假翰墨岐逕若非織綃大手不能至此師道曰蕭梢者擺尾之貌朔風起即北風取其

寒馬之良者不怕寒嘶風踏雪愈有精神毛為綠縹兩耳黃鄭曰縹青

黃色也賈誼駃騠垂兩耳眼有紫焰雙瞳方朱曰史周穆王得騄耳之

駟相馬經曰馬眼欲紫艷光口中欲赤色相頭延年賦雙瞳夾鏡兩顴協月驕驕龍

性合變化驕驕一作驕然驕驕龍性一作驕龍性逸朱曰崧高詩四壯驕驕顛

延年賦龍性誰能馴馬八尺以上爲龍卓立天骨森開張師曰馬有

龍性負天骨能變化爲非常馬之比開張壯大之貌修可曰蔡邕作庾僕碑曰英風發於

天骨袁彥伯三國名臣贊曰天骨疎朗言人而公借用耳伊昔太僕張景

順考牧攻駒閑清峻考一作監又作老朱曰唐兵志唐之初起得突

厩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二千於赤岸澤徙之隴西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字景順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廐牧令諸牧牧馬四歲十遊牝五歲責課一百匹每年課駒六十其二十歲已上不在課限　趙曰唐兵志監牧之制官領以太僕今公詩所謂太僕張景順乃開元時人舊註便安排作張萬歲自是貞觀時隴人誤學者多矣今按張說作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其字云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上顧謂太僕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周禮廋人掌攻馬

遂令大奴字天育

批字即養也○蘇曰舊本作大奴守天育子瞻題子美天育驃驥圖後作大奴字天蓋天育爲大奴字也今定猶有石本　趙曰大奴王

毛仲也毛仲父高麗人坐事没爲官奴守天育則唐兵志云毛仲領内外廏所謂天育乃廏名也

别養驥子憐神俊 朱曰宋顔延年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是選梁元帝荅齊國驪馬書曰價匹龍媒聲齊驥子

當時四十萬匹馬

張公歎其材盡下 批如第二句○鶴曰按毛仲本傳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匹馬之蕃盛蓋以毛仲舉職所致其曰四十萬者舉其成數而言之耳 夢弼曰莊子臣之子皆下材也

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

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 夢弼曰故景順畫其形狀以傳于世然此馬已化空留形影雖披圖有健步何由騁其才爲世所用哉今子美之言詩及此蓋傷當世之乏才也

如今豈無騕褭

與驊騮[補]曰騕於皎切褭奴了切魯國黃伯仁爲龍馬頌曰喻騕褭之體勢追飛兔之高蹤兼驥騄之美質逮驊騮之足雙漢書音義騕褭者神馬也赤喙黑身騂騮色如華而赤古之駿馬穆天子傳驊騮騄耳日馳三萬里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歐]曰王良善御伯樂善相馬孟子齊景公使嬖奚與王良乘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史伯樂名孫陽嘗過虞阪見駕鹽車馬曰此良馬也取而試之果然又有鬻馬者三日不售伯樂去而眎之回而睨之明日其價三倍[趙]曰韓退之有言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乃豈無騕褭騮馬而時無伯樂之謂公因題畫己死之驟故起末句死即休之意亦猶人抱出羣之才而不遇知己以死爲可嗟矣[補]曰瑞應圖薦禰衡表云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夢弼】曰朱景玄畫斷韋偃京兆人寓居于蜀工畫馬居閒常以禿筆點簇鞍馬或齕或飲或驚或止頭或點尾曲盡其妙宛全其真實韓幹之亞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騮戲一作試【補注】詩眼戲拈禿筆掃驊騮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歘見騏驎出東壁【朱】曰顏延年白馬賦歘聲躍以鴻驚驊騮良馬也騏驎耑獸也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世】當字好佳處正在當字以爲丁浪切謬矣〇【夢弼】曰齕下沒切齧也當丁良切【朱】曰莊子馬蹄篇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馬之真性也時危

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趙】曰末章寓意遭時艱危安得此真馬以濟患難免使甫困躓道路故云安與人同生亦同死容齋隨筆云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鶴】曰題曰嚴鄭公廳事則是廣德二年作

沱水臨中座【夢弼】曰沱唐何切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寰宇記沱水在戍

(都府新繁縣)岷山到北堂(到一作對[illegible]曰岷山蜀之岷峩也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誠齋詩話云老杜山水圖云沱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爲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爲畫也)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蘂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洙曰曉霜楓葉丹趙曰暗谷虛非真是雨而暗丹楓非真是遺霜而丹皆以言畫也)秋成玄圃外(成一作城蘇曰崑崙山有玄圃蒼舒曰楚詞云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玄圃註玄圃神山也)景物洞庭

傍[洙]日洞庭湖名[趙]日皆以形容其畫乃其景也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趙]此篇句句著畫意

故似未離本處謂義盡分明見童之見也○[洙]日太傅謝安也安雖貴而東山之志不忘[師]日顧長康畫鯤在石巖裏人問其故顧日謝玄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又謝安寓居會稽與羲之支遁出則娛山水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放情丘壑及薨贈太傅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一云李七[鶴]日

詩云寒天留遠客碧海掛新圖意是廣德二年冬作

簡易高人意一作體[敏求]日平易也楊子以簡以易[夢弼]日易以豉切佳

牀竹火爐【蘇】曰張扶隱居太白山茅庵石鼎匡牀竹火爐藥壺而已【夢弼】曰淮南子匡牀弱席非不寧註匡安也寒天留遠客碧海掛新圖

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批】有味外味冉冉下蓬壺【洙】曰蓬壺山名神仙所宅之地【夢弼】曰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焉曰方壺蓬萊是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夢弼】曰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靈仙之所窟宅人間長見畫

老去恨空聞【批】自傷足力之不繼也上句亦足媿人之不能往者范蠡舟偏小【洙】曰范蠡爲越破吳功成名遂乃乘扁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

王喬鶴不羣【趙】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王喬鶴事註見前

此生隨萬物【杜】萬物語朴故佳何處出塵氛【朱】曰莊子所謂與物轉徙也

高浪垂飜屋【朱】曰郭景純詩高浪駕蓬萊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或作相並坐仙老暫相將【[illegible]】仍是好語○【夢弼】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西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松字【[illegible]】曰題云

嚴公廳則是寶應元年作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列一作蒲劍閣星橋北夢弼曰星橋在成都劍閣在星橋之北華陽地理志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古劍閣道也松州雪嶺東夢弼曰唐志松州交州郡以地產甘松名乃吐蕃之要衝雪嶺西山也在松州西南冬夏積雪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批開闢古今渺在言外畫不足言矣○夢弼曰時武鎮蜀有割據之意甫在其幕故以山下斷水相通以風之言其不可割據也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夢弼曰孔融傳樽中酒不空

○畫鷹鶴曰此詩雖未詳何年在何地賦然舊次在與李白同尋范十隱居

則不得丞在天寶十三載作權道失之

素練風霜起批素練如霜謂未畫時絹色耳註誤○張孝祥曰言鷹之威猛

如風霜也蒼鷹畫作殊夢弼曰作臧各切又側菌切造也攫身思

狡兔鄭曰攫蒼勇切洙曰攫身猶竦身也孫楚鷹賦擒狡兔於平原補注狡猾也疾

也側目似愁胡批以碧眼言之○洙曰隋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

胡其曰鷹產恭武北出於胡地愁胡謂思胡地也絛鏇光堪摘鄭曰絛他

刀切編絲繩也鏇徐劍切圓轉軸也夢弼曰言畫之絛鏇光逞而可摘取也軒楹

勢可呼夢弼曰言畫之勢可呼以獵何當擊凡鳥毛血灑

平蕪補注班孟堅西都賦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音樂　古詩三首　律詩五首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并序〔鶴〕曰大曆二年十月公雖在東屯而今序云夔州別駕元特宅見李十二娘舞劒器殆是公暫出府中也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特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劒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夢弼〕曰載時甫纔三歲當作十二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劒器渾脫瀏灕〔夢弼〕曰瀏

音流音離離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

園二伎坊内人夢弼曰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女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曉音度安祿山從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有中官白秀正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逤檀爲之温潤如玉光輝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貴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聽如雲外而諸貴主洎虢國以下競爲貴妃弟子每授曲之終皆廣有進獻時有公孫大娘者善劍舞能爲鄰里曲及裴將軍滿堂勢西河劍器渾脫遺妍妙皆冠絶於時也

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

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玆弟子亦匪盛顏既辯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行曰（批子美以詩爲散語故意多詞促此序引張顛草書隱映頗達情態非公不聞此）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劉須溪曰言不自安也）㸌如

羿射九日落鄭曰燿音酷灼也洙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墮其羽翼矯如羣帝驂龍翔夢弼曰夏侯玄賦如東方羣帝兮驂龍駕而翱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批名狀得意收字謂其猶隱隱有聲也但舞一劍若謂其如雷如霆則非矣○洙曰皆言舞劍器回旋疾徐變態也絳脣珠袖兩寂寞洙曰蕪城賦玉貌絳脣鮑功曰謂公孫已死也晚有弟子傳芬芳蘇曰李十二娘傳其術臨潁美人在白帝饒曰白帝即夔州魚復縣甫於此見之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晁曰先帝指玄宗也公孫劍器初

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夢弼】日指言祿山思明之亂也梨園弟子散如煙【洙】曰梨園弟子雜伎皆係散也女樂餘姿映寒日【趙】日指言李十二娘也十月十二日見之此所謂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洙】曰見金粟堆南松栢裛註左傳墓木拱矣江淹恨賦拱木斂魂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夢弼】曰按古樂府今日樂相樂行綺殿文雅適玳筵歡趣密又日歌朱唇動愛神舉洛陽步童邯鄲女古掰祿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為君舞樂極哀來月東出【夢弼】曰魏文帝與吳質書南皮之遊白日既匿繼以朗月樂極哀來愴然傷懷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師】濃至憐黠如

野笛中斷聞者猶不堪也○朱曰足重繭也言奔走流落一而足重繭爾趙曰公自言去留未定今徒足繭荒山耳足胝如繭也所謂重既累繭是也希曰淮南子楚欲攻晉墨子聞之自晉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不休息至於郢見楚王

聽楊氏歌鶴曰詩云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父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當是在夔州從舊次為大曆元年作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朱曰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以其顏色特異當代無匹也夢符曰古樂府雜曲從來著名惟趙子復有丹唇發皓齒一嬌一態本難逢如畫如花定相似滿堂慘不樂朱曰前漢刑法志古人有言曰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

愴於心夢弼曰謂其聲悲也響下青虛裏一作浮雲裏夢弼曰謂其響透
碧空也江城帶素月朱曰謝希逸月賦素月流天況乃清夜
起洙曰曹子建詩中夜起長嘆老夫悲暮年夢弼曰老夫甫自謂也
壯士淚如水洙曰世說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文帝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王唾壺唾壺盡缺荆軻歌於易水之上士皆垂涙也
玉盃久寂寞夢弼曰誚侑盃之聲ゝ而不聞也以讌玄宗昔日與楊貴妃宴
集今則不復講矣韓非子紂為象箸犀玉之盃金管迷宮徵洙曰世之議樂
者以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肉聲勝於絲竹則金石固當有間矣孟嘉言也趙曰以玉盃
之寂寞言不敢為聲以金管迷宮徵言其聲之不逮於歌皆以形容歌聲之妙勿云

聽者疲愚智心盡死 [洙]曰韓娥過宋人辱之娥曼聲而哭長幼皆泣之

下宋人謝之娥乃曼聲而歌老幼皆喜躍言聲感人心之如此也[夢弼]曰夫歌能感動人

心聽者忘疲愚智心若死灰

古來傑出士豈待一知己 [洙]曰

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 [修可]曰列子曰昔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青弗止餞於郊衢撫

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趙]曰傾天下之耳則非特一知

己而已

夜聞觱篥 [鄭]曰觱必吉切篥力質切[鶴]曰詩云夜聞觱篥滄江上當

是大曆二年夔州作蓋公夔州詩屢云滄江也

夜聞觱篥滄江上[補]曰樂部觱篥者笳管也卷蘆葉爲頭截竹爲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乳編聲五音咸備唐編入鹵部名爲笳通典觱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以卷桃皮爲之者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欻悲壯[趙]曰胡笳有出塞曲入塞曲也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師]曰風湍謂風雜湍水之聲君知天地干戈滿地一作下不見江湖行路難湖一作湘[杜]君知干戈如此則不復恨行路矣實歷喟然○[夢弼]曰樂府解題行路難

吹笛[鶴]曰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趙註以爲指史朝義按朝義之死在廣

德元年正月則梁權道不應編在大曆元年此當是指吐蕃而言按通鑑永泰元年吐蕃與回紇入寇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回紇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責之云吐蕃戍和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故當在大曆元年作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蘇曰阮晟聞笛曰客中月夜聞此聲韻使人斷腸

風飄律呂相和切朱曰馬融笛賦律呂既和哀聲互降

月傍關山幾處明趙曰樂府横吹笛有關山月折楊柳古詩月照關山白

胡騎中宵堪北走朱曰言笛聲悲切能動鄉思胡人聞之當北走矣師曰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長嘆中夜吹胡笳則又有流涕噓欷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笳胡笛也

武陵

一曲想南征夢弼曰樂府有武溪深詞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袁生

者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不渡獸不臨嗟哉

武溪多毒淫洙曰王徽之聞桓伊善笛一日相逢於江次謂伊曰聞君善笛請爲我一弄

伊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爲據胡床三弄而去賓主竟不言伊爲南征將軍故園

楊柳今搖落搖一作摧何得愁中却盡生趙曰故園指杜

陵也蘇曰桓伊善笛撰折楊柳尤盡巧妙後人不能盡其指訣

秋笛師曰詩云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蓋秦當攻守吐蕃之路今聞笛

聲之悲故有此作乾元二年秋夢弼曰一作吹笛

清商欲盡奏洙笛外笛奏苦血沾衣趙曰五音惟商最悲今欲

盡奏以全其曲則聞者必揮涕而繼之以血也【夢弼】曰桑琰詩長笛聲奏苦他日

傷心極征人白骨歸【趙】曰他日士有死於戰以白骨歸聞此聲尤傷心也

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趙】曰恐聞北而根極故發聲微細耳

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朱】曰言笛聲哀切風雲亦為之悽慘

即事【鶴】曰此為舞者作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韝【朱】曰馬后傳蒼頭衣綠韝註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

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朱】曰錦纏頭以賞歌舞者開元間富人王元寶常會賓客元寶富於財而無文采親友問時日高會

有何佳談元寶視屋良久日但貴錦纏頭爾

贈花卿 [趙]日公有戲作花卿歌爲花卿定平段子璋者此詩意亦爲其作必花有善謳者當是上元二年作也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 [希]日遯齋閑覽云王羲之蘭亭記不獨天朗氣清春言秋景以此不入選絲竹管絃語亦重復然義之亦本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今公云絲管爲是

此曲秖應天上有 [夢弼]日宣室志玄宗夢仙子十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及樂闋有一仙子前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之曲也

人間能得幾回聞 [趙]日古歌辭所載林鍾宮水調入破第二云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靈山

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上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江南逢李龜年【鶴】曰梁權道編在大曆三年荆南詩內按公以是年正月出峡暮春至江陵今詩云落花時節又逢君正其時也

岐王宅裏尋常見【鶴】曰按史岐王範睿宗子然以開元十四年薨此當是指嗣岐王珍也崔九堂前幾度聞【公自註】崔九即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趙】興來感舊不覺眞率自然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世】有合急就著步蹇即不合【洙】曰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

間李龜年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於公侯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爲人歌數闋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 夢弼曰雲溪友議明皇樂工李龜年奔迫江潭曾於湖南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公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慇懃囑歸鴈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維所作也至今梨園歌之

座中皆慘然

器用 古詩四首 律詩三首

石硯

公自注 平侍御之硯也 ○ 鶴曰詩云奉使三峽中當是平持節出使至峽中當是指其至夔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雲安詩內 夢弼曰江州記與平縣蔡子地南有石穴深二百丈許石色青堪爲書硯

平公今詩伯天覺曰伯長也希曰張植語友人曰二陸乃今詩伯也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夢弼曰晉謝琨長嘯却胡騎時三峽擾亂平侍御持節出使以靖其亂長嘯雍容不勞智力因得石硯以歸巨璞禹鑿餘夢弼曰禹鑿龍門以疏河疑此石乃禹所鑿之餘也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詠曰坳硯穴也聯坳謂雙穴相並各盡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也多水遞隱見遵曰謂硯石溫潤出水也夢弼曰見讀去聲揮洒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批硯大難置几案類擣衣石比公頭上冠正貧未為賤遵曰平公為侍御故云頭上冠者獬

冠也獬豸一角獸而能觸邪此石貧剛正可以比之也當公賦佳句況

得終清宴[夢弼]曰謂侍坐以供其用也[洙]曰曹子建詩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

公舍起草姿[夢弼]曰起草謂知制誥也[希]曰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

不遠明光殿[修可]曰明光漢殿名三秦記明光殿以金爲砌以玉爲階

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夢弼]曰謂此硯致之于明光殿禁中丹青之地以起草侍天子之顧眄恩遇非常也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謌[夢弼]曰大食國名[鶴]曰永泰元年冬崔旰反時蜀中大亂故趙公討寇乞爨虁隸荆南節度也

太常樓船聲嗷嘈[朱]曰漢武鑿昆明池始製樓船上建樓櫓蓋官有樓船將軍問兵刮寇趁下牢超一作趨[夢弼]曰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畛[趙]曰由此而上至夔故曰超下牢當是永泰元年冬崔旰反趙自荊南來禦寇駐于白帝公是冬在雲安與之相遇故曰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刀牧出令奔飛百艘[批]牧出令奔語拙◐[夢][符]曰牧州牧也令縣官也牧出令奔言同赴軍事也艘船也劉備遣關羽乘船數百艘皆會於江陵猛蛟突獸紛騰逃[夢弼]曰時朝廷以趙公為兵馬使刮平寇亂於荊南州牧縣令各以舟師會于下牢兵威可畏錐猛蛟突獸亦為之逃竄也白帝城寒駐錦袍[夢弼]曰白帝城即魚復縣地時趙公駐兵于此玄冬示我胡國

刀壯士短衣頭虎毛夢弼曰短衣楚製也頭虎毛謂首蒙虎皮也趙公命將士持此刀以示肅也洙曰莊子說劍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憑軒拔鞘天為高夢弼曰鞘所笑切刀鞘也拔刀於鞘天亦為之聳避蓋言其刀之長也翻風轉日木怒號夢弼曰號讀平聲大叫也皆言刀有可長之狀也冰翼雪淡傷哀猱雪一作雲夢弼曰翼張貌冰翼雪淡言刀色之白猱性畏刀故云傷哀猱也鶴曰猱奴刀切鐫錯碧甖鸊鵜膏夢弼曰鸊步曆切鵜田黎切水鳥也鐫錯碧甖謂碎其甖以磨礱其刀鸊鵜之膏可以塗刀令勿生繡也洙曰爾雅註鸊鵜似鳧而小膏中瑩刀鋋鍔已瑩虛秋濤鋋鍔一作銛鋒洙曰王褒頌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

註鏌刃芒端秋濤言其色之澄徹如此鬼物撇捩亂坑壕【夢弼】曰撇
匹蔑切捩練結切撇捩疾避貌言鬼神見之亦辟坑壕而退避也蒼水使者
捫赤絛【趙】註引搜神記非也○【夢弼】曰今以趙公之刀比蒼水使者之刀也吳越
春秋禹登衡岳血白馬以祭夢見赤繡衣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曰聞帝使文命于斯故
來候之【洙】曰搜神記曰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手揖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
者也龍伯國人罷釣鰲【夢弼】曰使龍伯國人見是刀亦當罷釣而避之
也【洙】曰列子湯問篇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芮公回首顏色
勞【批】龍伯國人罷釣鰲本不切直形容此刀一出海怪盡絕然芮公回者又顏色為勞
語殊不佳○【洙】曰芮公荊南節度使也【鶴】曰按史荊南自廣德至大曆皆是衛伯玉為節

度使則衛公非芮公疑衛訛爲芮也然王兵馬使二角鷹詩亦云荆南芮公得將軍又何也師曰是趙芮公未知何所本趙曰回首顏色勞謂眷變此刀也夢

分閫救世用賢豪朱曰分閫謂閫內事寡人制之閫外事將軍制之賢豪趙公也趙公玉立高歌起夢曰玉立謂玉之立也希曰桓溫表抗節玉立誓不辱死

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朱曰隱公四年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可以亂猶治絲而棼之漢龔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也

蜀江如線針如水批卽水如針○朱曰蜀水至瞿塘則爲峽所束如線焉荆岑彈丸心未已夢趙曰趙公以是刀可爲天子理治亂民雖護彈丸之封其心未已因言蜀江

如線其水如針足知荊岑之地爲至小未足
以賞趙公之大功也王粲登樓則蔽荊山之
高岑後漢隗囂將王元說隗囂曰元
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賊臣惡
子休干紀〔夢弼〕曰左氏傳季孫盟臧氏
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魑魅
魍魎徒爲爾〔朱〕曰宣公三年傳王孫滿曰昔
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百物
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山澤川林不逢
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旃註魑山神獸形魅
恠物魍魎水神也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
庳〔鄭〕曰庳音俾又音卑〔夢弼〕曰潘岳射雉賦
揆懸刀騁絕伎如輊如軒不高不埤埤與
庳字通用不似長劍須天倚〔趙〕曰蛇足愈多○〔修可〕
曰荊楚故事曰襄王
與唐勒景差宋玉等游於雲陽之臺王謂左
右曰能爲大言者乎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

拄北斗戾兮泰山夷景差曰狡士猛毅欝揺覆載鋸牙鋸雲聲其天吐舌萬里唾一世王曰方地爲輿圓天爲蓋彎弓拂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吁嗟光祿英雄弭【批】光祿未喻弭又無謂必別有光祿刀故○【補註】曰光祿即趙公也昔宋玉雖能伏劍尚賴天勢之高不若此不高不祇自使英雄之弭戢也大食寶刀聊可比【夢弼】曰趙公平荆楚之亂人畏其威亦若此刀能使魑魅魍魎遁逃也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趙】曰選奮迅泥滓【洙】曰末句謂趙公必用此刀立大功澄清六合畫像於麒麟閣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蘇】曰抑子厚詩云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方悟桃笙

以挑竹爲簟也梁簡文荅湘南王獻書云玉离九折出挑枝之尋笋乃謂挑枝竹簟也挑竹出巴渝間又蘇跋挑竹枝引後挑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皮骨蓋天成杜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爲挑竹流傳四方視其端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鶴】曰詩云老夫復欲東南征又云臧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則是其時欲下荊岳當在廣德元年作詩又云忽失雙杖吾將曷從盖踰嚴武章彝也是時武已召還而前公又欲舍彝下東南故云失雙杖

詩【鶴】曰蘇子瞻贈蒲澗長老已從子美得挑竹自註

江心蟠石生挑竹

云此山有挑竹可作杖而土人不知予始錄子美詩遺之蒲澗寺在廣州殆不知渝合間有此竹

蒼波噴浸尺度足

【夢弼】曰謂竹根爲水所浸常盈尺也斬

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洙]曰江賦水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矉眇註水夷水仙也[夢弼]曰言挑竹多爲人所取也梓潼使君開一東[鶴]曰梓州爲梓潼郡以東倚梓林西挑潼水故得名時董彝爲梓刺史滿堂賓客皆歎息[夢弼]曰陳遵傳每大飲賓客滿堂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夢弼]曰甫思歸故鄉欲之吳楚也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爲鬼神奪[夢弼]曰甫欲去東川移居夔州遂迤邐泝沅湘上衡山寶物人所難守鬼神必侵擾之夔峽㝡爲荒遠之邦故恐爲鬼神奪也杖劍或與蛟龍爭杖一作拔[批]玄又玄怪又怪然不可復進進則劉又矣重爲告

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愼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石】曰杖爲扮旣禀正直之姿當以正直輔吾無爲化龍而去【夢弼】曰葛洪神仙傳費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壺公以所用一竹杖與之曰騎此當還家長房騎之忽然如眠已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顧視之乃青龍也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洙】曰君山在洞庭湖心也【趙】曰謝靈運詩滅跡入靈峯噫風塵鴻洞兮豺虎咬人【鄭】曰鴻洞孔切咬古交切【洙】曰時盜賊害人如豺虎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師】曰甫意若曰天下末平尚賴此杖扶持衰年流寓遠鄉苟失雙杖吾將胥從

椶拂子[鶴]曰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内按公是年至梓已是九月今詩云家貧臥炎蒸顑爾甘服膺雖日因物以託意亦可以考其爲夏作當是廣德元年夏末間作

椶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illegible]曰諸葛亮嘗持白羽扇以指麾又顧榮代陳敏以白羽扇麾之[洙]曰詩營營青蠅[illegible]曰唐書明皇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相九齡既不用因進白羽扇賦以自見其志云肅肅鳥羽穆如清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白羽爲物可以驅蠅蚊爲世所用九齡自喻也椶拂其質薄陋雖不堪代白羽猶足以驅除蒼蠅時林甫以瑣陋之材而代九齡其材能全無用於朝廷曾椶拂之不若也

熒熒金錯刀[尹]曰李善

文選註金錯刀云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誚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前漢食貨志曰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熒熒金錯刀乃佩刀之屬也如謝雪詩云金錯囊垂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蒲雲直蓋以黃金而錯縷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不究其實焉

擢擢朱絲繩

夢弼曰朱絲繩乃中琴瑟之用也洙曰鮑照詩直如朱絲繩

非獨顏色好亦用顧聘稱

趙曰金錯朱繩二物者非特以其金朱之好顏色耳皆係乎人之顧聘也

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呀膚倦撲滅

夢弼曰呀子咢切字當作嚙齧也莊子天地篇蛟蝱噆膚則通夕不寐矣

賴爾甘服膺

洙曰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物微

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淸秋至未敢闕緘

滕【師】曰棳拂爲物雖微有理義在蓋可用之除蠅奈何世人不肯徵信其義而競棄之甫傷淸秋發置不用不敢怠於緘藏冀其他時之服用也

○蕃劍【鶴】曰詩云風塵苦未息持女奉明王又舊次與梁編在乾元二年秦州詩內則風塵云者指思明雖敗於李光弼而未息也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夢弼】曰曹子建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繁縟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

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趙】曰晉張華與雷煥共尋天文見牛斗間常有紫氣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乃補煥爲豐城令掘縣獄基得雙劍留一自

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劍【夢弼】曰王子年神仙拾遺記顓頊有騰空劍在匣中常如龍虎吟出說王子喬墓有盜發之有一劍騰在空中作龍吟虎吼徑飛上天風塵苦未息持女奉明王

○銅瓶【鶴】曰此詩當與番劍同時作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夢弼】曰祖德林詩碧井銀床亞相應崔琦詩夏愛瑤殿清【師】曰銅瓶所以汲水以濟人者也喻賢者宣君之恩以及衆世亂則棄捐於寒甃時清可收用於瑤殿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趙】曰想平日清平之時王殿深邃宮人以瓶汲水離水欲上時有滴水之音也側想

美人意夢弼曰古詩昔曰美人臨井意應悲寒甃沉夢弼曰甃側救切風俗通甃聚磚修井也易井甃無咎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

金批八句意正圓◎趙云井中或得斷釵遺珥有黃金蛟龍之狀則有之矣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盌公自註大邑在臨邛鶴曰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然是年夏公已去草堂詩云急送茅齋也可憐當是上元二年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哀一作寒君家白盌勝霜雪夢弼曰勝平聲急送茅齋也可憐

食物　古詩八首　律詩四首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夢弼曰唐志閿鄉縣屬陝州潼關在其邑閿音文又音民字正作閿後漢建安中改作閿 趙傁曰閿鄉度湖城兩舍經閿鄉湖城公曰南邁也 鶴曰公乾元元年自華州至東都故有東歸貪路自覺難當是其年作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 趙曰漢高皇后八年太尉入未央宮擊呂產天風大起侵波詩話子美詩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膾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慳風澁雨之句自古有之 河凍未漁不易得 一作河冰求魚 鑿冰恐侵河伯宮 夢弼曰言深入求魚也抱朴子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 饔人受魚

鮫人手〔朱〕日周禮天官内饔饔和也熟食日饔割烹煎和之稱潘安仁西征賦饔人縷切鑾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霏霏〔夢弼〕日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善織綃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碎一作素有骨已剁觜春葱〔朱〕日七命云范公之鱗出自九溪赬尾丹腮紫翼青鬐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夢弼〕日剁都唾切斫判也觜平聲又即委切偏勸腹腴愧年少〔希〕日禮記冬右腴詭者謂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云腴燕人膾醒方寸切其腴以獻貴者蓋古風也南史何妃傳揚郎好年少〔夢弼〕日少府重甫故獨以腹腴為勸甫食腹腴愧不及於年少也齊民要術作鮓法腹腴居上肥則不能久須先食也軟炊香飯緣老翁飯一作粳〔夢弼〕日維

摩經滿鉢香飯

落碪何曾白紙濕【夢弼】曰碪與砧同齊民要術切膾不得洗洗則膾濕

放筯未覺金盤空【夢弼】曰言筯纔放而金盤又簇飣已盈矣

新懽便飽姜侯德【洙】曰詩既飽以德

清觴異味情屢極【大臨】曰左傳必嘗異味

東歸貪路自覺難貪一作貧

欲別上馬身無力【夢弼】曰言甫之三川尋妻子奔程欲進也

可憐為人好心事【夢弼】曰姜侯之心處事種種好也

於我見子真顏色【師】曰言姜侯禮貌非偽為也

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批】情致婉娩

觀打魚歌

【鶴】曰公以寶應元年秋送嚴武至綿州此詩乃其時作故

云綿州江水之東津

綿州江水之東津[illegible]日水經註綿水至江陽縣萬山下入江謂之綿口

魴魚鱍鱍色勝銀[illegible]日詩魴魚頳毛鱍鱍跳躍貌[illegible]日爾雅日魴紅也今之鯿魚是陸璣疏日魴魚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

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illegible]賦得事外◎[illegible]日陶弘景本草日鯉最爲魚中之主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illegible]日劉向列仙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翼子英上其背升天而去即大雨又傳琴高入碭水中乘鯉魚出來伯一月復入水去俗說魚躍龍門惟鯉或然

潛龍無聲老蛟怒師曰魚善變化乃龍之類老蛟怒惡傳其類也迴風颯颯吹沙塵回一作西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憶一作惜漢陰槎頭遠遁逃洙曰禿尾槎頭皆魚名希曰漢中鯿魚肥美襄陽禁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魴魚肥美知第一補注曰遼東梁水魴特肥美君不見朝來既飽驩娛亦蕭瑟師曰謂樂極則哀繼之也割素鬐補注曰鬐渠伊切魚背上鬣也西征賦素鬣揚鬐咫尺波濤永相失[illegible]曰春秋隱公矢魚於棠聖筆譏之以為譏甫此詩初衷得魚之樂而未則有咫尺波濤永相失之句豈非得聖人危亡之戒耶

又觀打魚 鶴曰詩云東津觀魚已再來當是同上年作維廣德元年公再至綿乃春晚詩云干戈兵革鬭未止蓋指吐蕃與史朝義之亂未息而言也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 萬一作取 夢弼曰綱大繩也持以舉綱

能者操舟疾若風 夢弼曰操七刀切持也定功曰莊子津人之操舟若神

撐突波濤挺叉入 定功曰潘安仁西征賦垂餌出入挺叉往來夢弼曰叉魚叉也持以入水

小魚脫漏不可紀 漏一作網朱曰廣志武陽小魚大如針一斤千頭蜀人以爲醬

半死半生猶戢戢 夢弼曰救棄戢戢其相半死半生

大魚傷損皆垂頭屈

強泥沙有時立【鄭】曰屈正作倔渠勿切梗戾也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趙】曰以言打魚之故而驚動神物也山根鱣鮪隨雲雷【夢弼】曰崔豹古今註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廣雅曰鮪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化爲龍否則點額而還張平子賦王鮪岫居蓋鮪居山岫間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風雷之句干戈兵革鬭未已一云干戈革鬭尚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洙】曰春秋繁露曰恩及蟲魚則麒麟至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洙】兩篇皆主愛物此篇賦得又自在末意不如蕭瑟沉著○【師】曰自祿山之亂干戈日尋蛟龍改窟穴鱣鮪隨雲雷喻賢

人君子遇亂而遁迹也聖人仁及草木昆蟲今於戰鬪之際復暴殄天物若此仁人君子忍爲之乎【希】曰書武成云暴殄天物虐害烝民借此以諭取魚之虐也【補注】黃常明詩話子美云設網萬魚急蓋指聚斂之臣苛法侵漁使民不聊生乃萬魚急也又云能者穿舟疾若風撑突波濤挺叉入小人舞智趨時巧宦數遷所謂疾若風也殘民以逞不顧傾覆所謂挺叉入也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魚不得其所龍豈能安居君與民猶是也此與六義比興何異吾徒何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此樂而能戒又有仁厚意亦如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不專爲取魚也退之叉魚曰觀樂憶吾僚異此意矣

槐葉冷淘

【鶴】曰詩云新麪來近市則公是時不居城郭當是遷居瀼西時作意公作冷淘以餉人併賦此侑之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夢弼]曰掇都奪切拾也[洙]曰曹子建詩豐膳出厨中新麵来近市汁滓宛相俱[洙]曰以槐葉搜麵爲冷淘取其碧鮮可愛[夢弼]曰謂細擣槐葉和麵爲冷淘取其碧香理風也入鼎資過熟加飡愁欲無碧鮮俱照筯香飯兼苞蘆[蘇]曰蜀人呼魚鮓爲苞蘆[夢弼]曰苞蘆謂蘆筍也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夢弼]曰以此味相勸貴重如珠也顧隨金騕褭[洙]曰金騕褭馬也[趙]曰騕褭神馬名盧照鄰詩漢朝金騕褭走置錦屠蘇[洙]曰蜀人元日入香藥清酒而飲謂之屠蘇[修可]曰屠蘇屋名或作廜廯玉篇云廜廯庵也通俗文屋平曰屠蘇廣韻曰屠蘇草庵又屠蘇酒盞昔人居廜廯庵釀酒因名今詳是詩走置錦

屠蘇正謂屋也古樂府揷腰銅匕首障月錦屠蘇夢弼曰屠蘇酒滑可辟瘟氣今詳此詩蓋言酒也遣馬走取屠蘇欲其速也甫意謂有槐葉冷淘香飯蘆笋皆奇物更得屠蘇酒相兼尤爲美也

路遠思恐泥夢弼曰泥去聲謂以路遠不可致爲根也**興深終不渝**夢弼曰興去聲謂此願終不變必致之乃可也**獻芹則小小**洙曰野人有美芹而獻於君者夢弼曰此言芹不如此味之美也司馬相如子虛賦臣之所見特其小小者耳**薦藻明區區**洙曰左傳隱三年蘋蘩薀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希曰楚元王傳豈爲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夢弼曰此言藻不如此物之珍也**萬里露寒殿**洙曰上林賦過鳷鵲望露寒露寒漢殿名**開冰清玉壺**洙曰鮑照詩清如玉壺冰**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

須　夢弼曰此此避想人君夏月御寒露之殿開玉壺之冰以禦暑納凉於晩次之服亦須索此槐葉冷淘之美而不可闕也

種萵苣　幷序　夢弼曰萵烏禾切苣勤呂切本草苦苣即野苣也野生者又名褊苣今人常食爲白苣江外嶺南吳人無白苣常植野苣以供厨饌白苣如萵苣葉白毛有野色也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萵苣向二旬矣而苣不甲坼獨野莧青青　獨野莧一作伊人莧　傷時君子或晩得微禄轗軻不進因作此詩　批　序意如此詩亦無甚警異言萵苣何足

以比君子直以蒐比之差勝耳然非至論○[洙]曰序曰堂下理小畦堂即客堂也詩云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謂大曆元年大旱自三月不雨至於六月當是其年作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批]特似有理○種蒿苣得此干涉甚大奇怪有味

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趙]曰詩王室如燬言陰陽乖繆而致旱也[夔補]曰燬虎委切火也炎方謂南方也人皆憂慘旱氣如火之焚也

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洙]曰以旱而物無生意也[趙]曰漢書嘉生之類注專指爲禾

雲雷欻奔命師伯集所使[批]師伯亦可用○[夔補]曰師謂風師飛廉也伯謂風伯屏翳也[趙]曰狄仁傑傳風伯清塵雨師灑道

指麾赤白日批奇却須洞青光起端本曰須洞雲色起貌

雨聲先巳風端本曰巳風猶言止風風止則雨降散足盡西靡趙曰謝朓詩森森散雨足端本曰散足言山雨散作而止足也西靡謂斜雨向西也

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夢弼曰謂雨作紆回而久不歇也曹植詩秋風起颯沓

信宿罷瀟洒夢弼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謂雨始信宿而後罷也

堂下可以畦夢弼曰畦謂庭前之蔬圃也向者旱乾蕪廢棄今既得雨則可以理地而種物也

呼童對經始洙曰經始言初無畦而始經彌之也

苣兮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

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句不甲拆空惜埋泥

澤[illegible]曰易云百穀草木皆甲坼野莧迷汝來夢弼曰本草野莧馬齒莧也宗生實於此○[illegible]不知從何來而叢生於此修可曰宗生字出蜀都賦其竹則宗生簇攢俊茂豐美又左思吳都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簇茂幽阜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尸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洙曰言苣為莧所蘙以喻賢者為小人掩抑也夢弼曰野莧雖掩嘉蔬遇秋必當委於霜露而不久榮譬猶小人以邪干正人為之掩抑至沒齒而不得進也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趙曰言賢良之人得位則不悠非似邪佞得位而封已亦猶嘉蔬之苣出地則不滋非似野莧之得而滋蔓也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已註封厚也擁塞敗芝

蘭衆多盛荊杞【朱】曰小人衆也【趙】曰芝蘭所以甕塞以荊杞之衆多也非特菅耳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為恥【愛莆】曰謂蕭文不尊為圃之所恥喻邪使不去亦為國者之所戒也登于白玉盤【朱】曰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王盤藉以如霞綺莧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朱】曰有其文者必有其容有其容者必有其德喻小人雖有掩抑之才而終不為邪家所用【頤】曰胡顏謂強厚顏也野莧始雖盛及蒿菅生長登于白玉之盤藉以如霞之綺遂使役無所用猶強顏入吾筐篚之內不亦無恥乎以喻小人猶掩君子一旦登于玉堂則小人背向顏而猶居朝乎終亦不用而已矣【愛莆】曰此詩寫出眼前之境宛轉含蓄道不盡變感之意觀者可以黙會也【補註】詩人三胥自古工詩未嘗無興也覩物有感焉則有

與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萵苣詩云兩旬不甲坼空惜理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爲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言詩矣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鮑曰因園官送苦苣馬齒而傷小人之害君子公蓋傷時亦以自傷也題曰園官皆指夔州公園而言故首云常荷地主恩地主謂太守

也當在太曆元年作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趙]曰國語越王以會稽三百爲范蠡地曰後世有敢侵蠡之地者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洙]曰陶侃得張銖園蔬曰久客常荷地主恩私貧無所報但手加額而已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夢弼]曰謂守園之官歷其把數名存而實亡也苦苣刺如針[夢弼]曰本草苦苣即野苣也馬齒葉亦繁[夢弼]曰本草馬齒乃野莧也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趙]曰公言所送止苦苣馬齒莧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師]曰嘉蔬比君子苦苣馬齒比小人言小人掩君子不得其所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荊棘暗

長原【師】曰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荊棘生焉【夢弼】曰謂戰伐既久田業多荒故
荊棘暗乎原野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夢弼】曰蕙香草也有
君子之象蕙草見奪於苦苣猶君子爲小人所勝也小人塞道路爲態
何喧喧【師】曰謂小人得志則變態驕謠矜誇靡所不至也又如馬齒
盛氣擁葵荏昏【希】曰葵如戎葵兔葵楚葵蔠葵荏如荏菽桂荏者嘉蔬見
爾雅【師】曰葵荏嘉蔬又爲馬齒皆塞足見小人勢盛君子道消也點染不易
虞【夢弼】曰易去聲謂君子易爲小人所汚也絲麻雜羅紈【延】辛強無味
一經器物內永掛麄刺痕【洙】曰以苦苣馬齒一經器物所盛則
便久遠掛麄刺之痕然則君子固宜傷所染矣【師】曰喻國家爲小人所敗國者天下之大

器也志士採紫芝放謌避戎軒【夢弼】曰昔四皓逃秦隱居商山採芝而歌甫避兵車之亂來此愧不如四皓之採芝徒傷苦苣馬齒掩乎嘉蔬也

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洙】曰畦丁種田者猶今之佃民【蘇】曰孫種治蔬圃爲生嘗與畦丁負籠拾李

暇日小園散病持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目【鶴】曰詩云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又云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當是大曆二年瀼西作雖東屯瀼西俱有茅屋東屯詩所謂東屯復瀼西往來皆茅屋是也然園圃在瀼西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趙】曰劉稚吾任真放逸不能巧言取

婿大人長者多嫌亦不愛時入洲府【朱】曰襄陽耆舊記龐德公在沔水上至不入襄陽城

及乎歸茅宇一作及歸在茅屋傍舍未曾嗔【夢弼】曰謂彼此皆淳朴也

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趙】曰使人應接不暇【希】曰揚雄解嘲但費精神於此

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匀冬菁飯之半【批】飯之半亦音怯○【夢弼】曰菁謂蔓菁可爲羹以將飯也

牛力晚來新【夢弼】曰謂牛晝暑則力乏晚涼則力生也

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夢弼】曰言剌種不甚後時比之四鄰未爲劣也

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荊巫非若寒操擷接青春【夢弼】曰荊巫屬荊楚今江陵也其地暖自冬接

春皆不之此物得以供採擷也飛來兩白鶴夢弼曰此下用古樂府艷歌行意以書其觸目也古詞曰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暮豖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矰繳勤經一作驚夢弼曰繒咨登切繳與繫同並之若切矰繳謂以繳繫矢而射也三步六號叫批三步六號悖志屈悲哀頻鸞皇不相待皇一作鳳側頸訴高旻夢弼曰爾雅秋爲旻天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夢弼曰甫因覩兩鶴其一損傷不能追企鸞鳳高翔旻天頗自傷其已衰病無復騰踏之志是以酸辛也趙曰宋玉賦寒心酸鼻

驅豎子摘蒼耳補曰蒼耳今所謂羊負菜也在詩則謂之卷耳鶴曰豎子即獠奴阿段公以大曆三年還居赤甲瀼西皆在奉節縣北三十里此詩云江上秋已半林中瘴猶劇又云良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則非在城郭中語當是大曆二年秋作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夢弼曰南地寒晚秋氣已分炎瘴猶煩劇也

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夢弼曰秋旱黍稷無收故農民告無以供餼也

蓬莠猶不燋野蔬暗泉石夢弼曰蓬莠野蔬不以旱而有損益愈見繁盛如蒼耳之類是也

卷耳況療風希曰苓耳也形似鼠耳叢生如盤夢弼曰本草卷耳可以療風

童兒且時摘一作童僕

先時摘侵星驅之去夢訓曰星未沒侵晨而往摘之也爛熳任

遠適夢訓曰東西南北隨其所有而求之也放筐亭午際亭一作當

夢訓曰筐竹器放筐謂罷採也洗剝相蒙冪夢訓曰冪莫狄切謂洗其土剝

其毛以筐盛而巾覆之也登床半生熟趙曰登食床也夢訓曰謂薦之於俎

生熟相半欲其脃也下筯還小益夢訓曰謂食之愈風有補於人也加

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夢訓曰薤胡介切葷菜也或雜食於瓜薤

之間其味酸甜如橘奴然洙曰李衡種橘於龍陽洲謂其子曰吾有千頭木奴歲可收絹

千匹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夢訓曰籺胡骨切窄則恪切陳

平傳平食糠覈音義曰覈音籺麥糠不破者京師人麁食爲紇頭或曰紇糒也糒碎米也

飽食復何心【夢弼】日當用兵之際官吏重歛於民黎民困苦至有食糠粃者其奢侈如此甯何忍獨飽念吾民之飢耶荒哉膏粱客【夢弼】日庖人用禽獸春膳膏香夏膳膏臊秋膳膏腥冬膳膏羶公食大夫禮以稻粱為加饌【夢弼】日唐柳芳氏族論曰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夢弼】日彼膏粱之士豪富之家荒縱不撿廚肉臭腐有餘豈知戰地積骨不葬者哉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趙】日梁元帝古意詩中有惡少年伎能事自得【洙】日燕太子得荊軻與之臨池軻以瓦抵龜太子命捧金以進軻用抵之又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乃臂痛爾【夢弼】日飢荒之際下民有不得其食者而惡年少有如荊軻者以金抵蛙豈不謬哉甫之摘蒼耳以供食其亦有意也歟西京雜記漢使

幸有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京師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鶴〕曰江閣近潭州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秪瘦長夏想爲情滑憶彫胡飯〔朱〕曰沈休文詩彫胡方自炊又會稽人顔翺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彫胡飯常躬自採擷家近太湖湖中後自生彫胡香聞錦帶羹〔彥材〕曰荊湘有錦帶春末開花紅白如錦其苗亦嫩脆可食〔彥輔〕曰錦帶吐綬雞也其肉脆美堪作臛溜匙兼煖腹誰欲致盃甖致一作覓〔鶴〕曰溜匙指飯煖腹指羹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鶴〕曰阮隱居名昉公以乾元二年夏至秦州有貽阮隱居詩云塞上得阮生則阮乃秦州人此詩同是其年作薤至秋江南人已不食而阮當秋日乃致於公又公作詩寄佐姪亦有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之句豈秦地寒故尚堪食耶

隱者柴門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洙〕曰詩不盈頃筐挽歌薤上露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色〔魯〕曰詩生芻一束圓齊玉筯頭衰年關鬲冷〔唐〕曰關節也鬲胃也味暖併無憂〔夢弼〕曰陶隱居本草云薤性温補

除架〔公自註〕瓜架也〔鶴〕曰詩云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踈又云寒事今牢

落人生亦有初當是秋冬之交公將赴同谷以秦人待我不如始至也同上年作

束薪已零落[夢弼]日瓜架必以薪爲之今瓜已摘則架上之薪零落也瓠葉轉蕭踈[夢弼]日瓠匏也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夢弼]日瓜實既結則其蔓可除也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洙]日架除而鳥失栖也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洙]日言瓜未生之初則作架以承之才結花則有將實之望而其意稍怠矣故架壞則除去而不修也亦猶人事始而怠然[趙]日人生未嘗無初公之初在太平之時文采動上譽聲烜赫本不如是之牢落也

廢畦 鶴曰詩云秋蔬擁霜露當是秋曉作從舊次則乾元二年作時公已有去秦之意矣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 黃希曰公自憫也不忍蔬之凋殘故於暮景之暇數其枝葉爾 天風吹汝寒綠露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六

詩[illegible]